



高子遺書卷九上

序

大易易簡說序



夫易豈難知者乎哉豈難能者乎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入者流動充滿于吾前吾于其中具形而爲一物天地之入者未嘗不備于我我之入者未嘗不充塞于大地靜而成象動而成占成象者退藏焉而爲密成占者神明焉而爲德吉凶悔吝如日月彰彰焉而冥行者不知也聖人惻然患之莫

高子遺書

卷九

上

能致力則以易示之又詔之曰占故曰易者卜筮之謂也卜筮者占之謂也靜而不密則不占動而不德則不占至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之以著則卜筮之一事云爾謂著不足以盡占可謂占不足以盡易不可雖然不見易而能占者尠矣則謂著爲占也亦宜于何見易曰易無之而非是識其無之而非是無之而不可見易也然果何物也曰吾之心也天下有非易之心而無非心之易是故貴于學學也者知非易則非心非心則非易也易則

吉非易則凶悔吝其知易知其能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于是作易簡說夫五經註于後儒易註于夫子說易者明夫子之言而明易矣

周易孔義序

周易孔義者何孔子之義也人每言易最難讀余謂不然見易難耳見易則見道道豈易見哉若讀之而已六經惟易易讀何者經非註則無門入註非經則從門入者註也非經也惟易註自夫子故卽註卽經非夫子而吾烏知易之所語何語哉學

高子遺書

卷九上

易者當以夫子之註學字釋而句味之經不難讀也然而經者易也易非經也存乎其人夫子固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此者何也見易之謂也易以孔義明孔義又以易明以目前事故不易見然以目前事初非難見也

朱子節要序

聖人之道大矣學者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故賦質各別成德亦殊至于前聖後聖若合符節之處

則不容毫釐差也以毫釐差迺千里謬矣聖人嚴
似是非而非也嚴之于此也由孔子而後見而知之
者爲顏曾思孟然當孟子之時邪說竝作而仁義
充塞不有孟子孔子之道不著也由孟子而後聞
而知之者爲周程張朱然當朱子之時邪說竝作
而仁義充塞不有朱子孔子之道不著也故昌黎
韓氏曰孟子功不在禹下而河汾薛氏曰朱子功
不在孟子下可謂知言矣夫聖人之道載在六籍
得其言而得其意以之而明聖人之道不得其言
高子遺書

卷九

上

三

而不得其意以之而晦聖人之道自朱子出而六
籍之言迺始幽顯畢徹吾道如日月之經天江河
之流地非獨研窮之勤昭晰之密蓋其精神氣力
眞足以柱石兩間掩映千古所謂豪傑而聖賢者
也其書自傳註而外見于文集語錄者浩渺無涯
攀龍不自揣量三復之餘節其要言倣朱子近思
錄例分爲十有四卷而不敢擬于近思名曰朱子
節要嗚呼不有朱子孔子之道不著也而不知孔
子朱子之道不著也余豈知之者哉以爲是編于

天理人欲毫釐千里之介莫詳焉學者欲知前聖
後聖若合符節之處此其要也鏤成書此以諗同
志取以勉正錄自序

人之所以爲人者性而已矣性之所以爲性者天
而已矣人在天中爲至虛天在人身爲至靈虛靈
者于人無朕于天無際性之所以妙于天人之間
而爲心呈天之體顯天之用而非徒以莽然思慮
者供其塊然官骸者晝夜接搆之妄而已也自夫

高子遺書

卷九上

四

人認塊然者爲身莽然者爲心至舉吾之與生俱
生者卒與死俱死而不自知其不自知由不學也
蓋聖賢具言之存乎人之好古而敏求之其事至
近其近在目前而人以渺然之軀與天同者不出
于目前至近第舉吾幼所誦讀者切身體味之而
見矣不佞至拙以拙也安于拙而無他營體味所
及如見嶽于一拳見海于一勺就正于海內有道
曰果其爲嶽也與否果其爲海也與否必有語之
嶽與海者矣

講義自序

聖人之言多矣而曰欲無言明乎所言者皆言其無言者也而天下後世卒未免求聖人以言求聖人之言于聖人若與我不相涉者然此學之所以不可不講也講學者明乎聖人之言皆言吾之所以爲吾也夫吾之所以爲吾果何如哉知之一日而有餘行之終身而不足者也知者不知乎此行者不行乎此人各以其所知所行者言焉其于聖人之言多覲面失之矣此學之所以不可不講也

高子遺書

卷九

五

吾郡舊未有講學者顧涇陽先生倡之數十年來津津焉秉彝之在人心觸之而動有火然泉達而不容已者不佞幸從諸先生後不能無請益之言實不敢求聖人于言求聖人之言于聖人然所言者其所知所行也懼其覲面而失聖人之言聊舉以就正有道求吾之所以爲吾者

重鈇近思錄序

朱子曰四書爲五經之階梯近思錄爲四書之階梯言所由以從入之序也從茲而至聖人之道譬

之植五穀者下種既真培之漑之熟可計時而待
匪是是種莠稗而欲其爲五穀也夫近思者近取
諸己近取諸己萬理具備視聽言動由是君臣父
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由是聖人之道如此而已
矣要在人默而識之默而識之曰悟循而體之曰
修修之則彝倫日用也悟之則神化性命也聖人
所以下學而上達與天地同流如此而已矣此其
教所以賢愚胥益爲能開物成務惠天下萬世于
無窮也今之說者好言悟夫悟誠足貴也懲之者

高子遺書

卷九

六

又諱言悟夫悟奚可少也立卓非顏之悟乎至于
不遷怒貳過斯其悟真悟矣一貫非曾之悟乎至
于啟手足斯其悟真悟矣今之悟者何如耶或攝
心而乍見心境之開明或專氣而乍得氣機之宣
暢以是爲悟遂欲舉吾聖人明善誠身之教一掃
而無之波隄防以自恣滅是非而安心謂可以了
生死嗚乎其不至于率獸食人而人相食不止矣
予旣做近思而節朱子要語秦生彥熙欣然有意
其間幹刻近思錄嗚乎逃虛谷者聞人足音蹙然

而喜況于今之時乎于今之時有能讀小學近思錄而斤斤修彝倫日用之間以爲學者吾必謂之曰聖人之徒也

朱子性理吟序

昔者子朱子嘗取六經四子中要義約爲韻語命曰性理吟以訓其子芝老金川車公名振者受于其祖松坡公松坡得之五河李先生李得之雙峯饒先生饒得之勉齋黃先生黃則親承師授者也天順中車公爲常州府司理刻于常攜其板歸殿

高子遺書

卷九

上

七

于火嘉靖中車公壻饒公名傳者爲汀州府司理刻于汀今年予訪維城張公于武林得而珍之曰信非朱子不能作矣味之而愈旨研之而愈深終身所不能窮也昔明道先生嘗欲爲詩歌以訓蒙士朱子此編豈成其志乎學者幼而誦之長而繹之載籍雖博要旨不離乎是以是求道如規矩設而不可欺以方圓南北辨而不可欺以燕越也夫因重梓之以廣其傳焉

予欲重梓此編久矣而忽忽逾邁歲月今乃得

吾姻家楊爾亮梓之爾亮而好此也亦度越時俗也哉予見張無垢作論語吟後人多繼其響者大都以禪機說聖學面目不相似也學者于是編淡味之始知聖人之學其時行物生之機躍然言意之表者不必求之于禪而民彝物則之正秩然矩度之中者不可亂之以禪也有茲刻而此意之流行天地間其不晦矣乎

程朱闕里志序

自昔大聖賢之生必有同道其德者出于其地相

高子遺書

卷九

上

八

與左右後先以明其學撥天下之亂而反之治吾夫子生尼山顏曾思三大賢非出其家卽出其鄉七十二弟子大抵魯人爲多至孟氏道益大明而近聖人之居又若是其甚也豈偶然之故與孟氏之後聖學不傳千四百年重開于周子光大于程朱程夫子生洛朱夫子居闔人知三夫子洛闔相去之遙不知兩姓之祖同出歟又同出黃墩之撮土也天地之氣山川之靈鍾爲聖賢或發于一時一地或培其先世而發于異地異時蓋上下千古

不能幾見然則黃墩者固千古靈異所鍾而歛之
最勝事也朱子而來四百餘年未有表其事者表
之自趙誠之先生始方定之先生繼之而後歛侯
劉公卽地勅祠焉太學趙君某誠之先生孫也乃
博考劬按舉凡有關三夫子者彙而志之使新安
人士開卷見三夫子也志成以鮑公中素教徵言
攀龍攀龍何所知蓋嘗竊窺古今之槩矣三代而
後聖王不作于是夫子出以六經治天下洩是非
定好惡使天下曉然知如是爲經常之道越志者

高子遺書

卷九上

九

欲有所肆焉民得執常道以格之故亂臣賊子不
旋踵誅夷生民之類不至糜爛而無遺餘是六經
者天之法律也順之則生逆之則死天下所以治
而無亂亂而卽治者以六經在也然漢唐之間儒
者溺訓詁而傳六經之糟粕佛氏言心性而亂六
經之精微傳其糟粕者言理而不本之心亂其精
微者言心而不本之理一則窮淡極微而外于彝
常日用一則彝常日用而不可知化窮神于是六
經又敝而周程張朱五夫子者出五夫子出而後

知六經者天理二字而已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
天得之爲天地得之爲地人得之爲人者也無所
增于聖無所減于凡無所升于古無所降于今者
也誠者誠此敬者敬此格物者格此明此而後知
俗儒之所蔽佛氏之所亂一膜而千里也人知程
朱三夫子之黃墩亦知其學之黃墩乎豈惟三夫
子乎聖萬賢之黃墩胥于是乎在尼山乎黃墩乎
天地之氣山川之靈鍾爲聖賢其生也有自其出
也有爲夫何爲哉明此而已矣

高子遺書

卷九上

十

重刻諸儒語要序

唐荆川先生輯諸儒語要十卷其六卷皆諸先生
所自得語四卷則辨析同異而考亭之語爲多吾
友黃雲翼讀之而奮然起曰道在茲乎重刻于浙
中而徵言于不佞夫不佞則烏知道竊以善觀聖
人之道者觀其學善觀聖人之學者觀其教善觀
聖人之所言者觀其所不言觀聖人而後乃知諸
先生也夫聖人之憂患天下後世遠矣故不難于
自盡其心而難于盡眾人之心不難于開一世人

之心而難于稽萬世之心聖人知不學之害小
而學術之害尤大不學之害害其身而學術之害
害萬世故能言而有所不敢言欲言而有所不敢
盡欽欽然守先王之法文則先王之文禮則先王
之禮聖人特示之博特示之約使萬世之賢且智
者有所裁而不敢恣其意愚不肖者有所循而得
以殫其力如是而已矣夫道人所自道也譬之適
長安者聖人第示以至之之塗示以至之之具爾
塗不辨不可得而至用不具不可得而至及其至
高子遺書

卷九上

則長安自見不以言而見也後之教者不然每侈
言長安而學者亦宛若身親其地然而心遊千里
身不越跬步也彼其侈言長安者夫豈非身至之
者乎以爲言塗與具非長安也乃不知徒言長安
者之非真長安也夫然後知聖人之憂患天下後
世之遠故于其所不言而知其所言也斯義也由
孔子而來惟周程張朱五先生得之自五先生外
諸先生各有獨至而學聖人者必以五先生爲其
辨塗之正具用之備也吾觀聖人之教而知諸先

生觀諸先生之教而益知聖人甚哉教之關萬世
生人命脈也是以聖人視如河隄蟻穴知其必洩
而慎之

王文成公年譜序

嗚呼道之不明也支離于漢儒之訓詁道之明也
剖裂于朱陸之分門程子之表章大學也爲初學
入德之門今之人人自爲大學也遂爲聚訟之府
何天下之多故也國朝自宏正以前天下之學出
于一自嘉靖以來天下之學出于二出于一宗朱

高子遺書

卷九上

七

子也出于二王文成公之學行也朱子之說大學
多本于二程文成學所得力蓋渙契于子靜所由
以二矣夫聖賢有外心以爲學者乎又有遺物以
爲心者乎心非內也萬物皆備于我矣物非外也
糟粕煨燼無非教也夫然則物卽理理卽心而謂
心理可析格物爲外乎天下之道貞于一而所以
害道者二高之則虛無寂滅卑之則功利詞章朱
子所謂其功倍于小學而無用其高過于大學而
無實者也蓋戒之嚴矣而謂朱子之學爲詞章乎

善乎莊渠魏氏曰湯明有激而言也彼其見天下之弊于詞章記誦而遂以爲言之太詳析之太精之過也而不知其弊也則未嘗反而求之朱子之說矣當文成之身學者則已有流入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而文成亦悔之矣至于今乃益以虛見爲實悟任情爲率性易簡之途誤認而義利之界漸夷其弊也滋甚則亦未嘗反而求之文成之說也良知乎夫乃文成所謂玩弄以負其知也乎高攀龍曰吾讀譜而知文成之學有所從以入也其高子遺書

卷九上

三

于象山曠世而相感也豈偶然之故哉時攀龍添註揭陽典史莊大夫致菴公以茲譜示而命攀龍爲之言攀龍不敢而謂公之文章事業蔑以尚矣學士所相與研究公之學也故謹附其說如此焉

許敬菴先生語要序

聖人言道未嘗諱言無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夫無聲無臭者不可言言人倫庶物而已聖人曰卽此是道更別無道也夫曰卽此是道更別無道者無之極也學者不察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是

故典曰天序禮曰天秩命曰天命討曰天討是之謂天則非人所能與也以人與之爲私而已聖人之學物還其則而我無與焉萬變在人實無一事也無之極也今之言無者異于是曰無善無惡夫謂無惡可矣謂無善何也善者性也無善是無性也吾以善爲性彼以善爲外也吾以性爲卽人倫卽庶物彼以人倫庶物是善而非性也是岐體用岐本末岐內外岐精麤岐心迹而二之也聖人之道一以貫之是故言天下之至曠而不可惡也言

高子遺書

卷九上

五

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彼外善以爲性故物曰外物窮事物之理曰徇外直欲一埽而無之不知心有未盡不可得而無也理有未窮心不可得而盡也今以私欲未淨之心遽遣之使無其勢必有不能則不得不別爲攝心之法外人倫庶物而用其心至于倫物之間知之不明處之不當居之不安將紛擾滋甚而欲其無也愈不可得矣是故以理爲主順而因之而不有者吾之所謂無也以理爲障逆而埽之而不有者彼之所謂無也兩者

根宗少異而精神血脈頓若燕越背馳不可不察也德清許敬菴先生汲汲于拯其溺也其遺言具在吾友張維成周自淑先生之高第弟子也復揭先生要語刻之而徵序于攀龍攀龍則何知道謂先生立言之正二君擇言之精而集中無善無惡之辨最爲喫緊故表而論著之以就正于二君就正于天下之有道者不知以爲何如也

方本菴先生性善釋序

名性曰善自孟子始吾徵之孔子所成之性卽所

高子遺書

卷九上

十五

繼之善也名善曰無自告子始吾無徵焉竺乾氏之說似之至陽明先生始以心體爲無善無惡心體卽性也今海內反其說而復之古者桐川方本菴先生吾邑顧涇陽先生也方先生謂天泉證道乃龍溪公之言託于陽明先生者也攀龍不敢知竊以陽明先生所爲善非性善之善也何也彼謂有善有惡者意之動則是以善屬之意也其所謂善第曰善念云而已所謂無善第曰無念云而已吾以善爲性彼以善爲念也吾以善自人生而靜

以上彼以善自五性感動而後也故曰非吾所謂性善之善也吾所謂善元也萬物之所資始而資生也烏得而無之故無善之說不足以亂性而定以亂教善一而已矣一之而一元萬之而萬行爲物不二者也天下無無念之心患其不一于善耳一于善卽性也今不念于善而念于無無亦念也若曰患其著焉著于善著于無一著也著善則拘著無則蕩拘與蕩之患倍蓰無算故聖人之教必使人格物物格而善明則有善而無著今懼其著

高于遺書

卷九上

六

至夷善于惡而無之人遂將視善如惡而去之大亂之道也故曰足以亂教此方先生所憂而性善釋所以作也善乎先生之言曰見爲善色色皆善故能善天下國家見爲空色色皆空不免空天下國家見之異則體之異體之異則用之異此毫釐千里之判也嗚呼古之聖賢曰止善曰明善曰擇善曰積善蓋懇懇焉今以無之一字埽而空之非不教爲善也旣無之矣又使爲之是無食而使食也人欲橫流如河水建瓴而下語之爲善千夫隄

之而不足語之無善一夫浚之而有餘悲夫

歐陽王儀寰先生格物說小序

大學在明新止格物者格知明新之至善處也故
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明新止之物也誠正修齊
治平皆明新止之格也格者止也通也正也格物
則隨物察則物格則一以貫之格物必窮至極處
物格則通微無間而物各得其正矣天地間觸目
皆物日用間動念皆格一部大學皆格物也六經
皆格物也孟子七篇更可作大學註疏何者以皆
高子遺書

卷九上

七

窮至其極見天理真面目也予嘗以此語人罕有
解其微者儀寰王先生格物說獨得余心同然大
學之旨庶幾其明矣先生二府京口大得民和其
以格致爲治平乎自是而敷歷愈久益將以治平
顯格致乎嗟嗟聖人之學所以與佛氏異者以格
物而致知也儒者之學每入于禪者以致知不在
格物也致知而不在格物者自以爲知之真而不
知非物之則于是從心踰矩生心害政去至善遠
矣所係豈其微哉

啟新錢先生之于易也蓋四十年動靜會息于其中矣當其精思力踐之熟一旦豁然見夫聖人畫乾畫以象天畫坤畫以象地合乾坤畫以象人故夫卦之而八重之六十四皆天地象也皆人象也像其象焉之謂人不乾不坤不震不巽不坎不離不良不兌之謂匪人世人知易之爲象不知象之爲像是人與易二之也說易者自程朱兩夫子而後先生可謂再開乾坤之門而發其蘊矣然象像

高子遺書

卷九

六

之書行于世理淡文奧學者至不能句罕有知其義者吾邑吳叔美諸君謀于攀龍曰豈可當先生而不得其道一聞于錫之士耶龍曰然于是迎先生說易東林先生欣然許之以十一月六日至又四日而日長至其夕相與飲酒而樂先生爲詩示學者閉關之義一時從游士賡而成集先生旣序而刻之攀龍復申其義曰夫關心關也其紛念爲商旅其真宰爲后商旅不行則內固后而省方則外馳闔乾坤之門而爲闢斯闢乾坤之戶而爲盛

德大業三百八十四畫一畫縮之而先生閉關之
義回象像之扁鑰也

虞山書院商語序

孔門高第弟子其在南方者獨言子耳虞山故有
文學書院俎豆之而毀于江陵相弔其墟者輒咨
嗟嘆恨以爲是鳳皇麒麟之棲峙于此是高山大
川之鎮浸于此而且如是後之人其何觀焉瀛海
耿侯來令茲邑朞年政通人和案牘直供其游刃
而慨然念曰治世有大于人才者乎育才有外于
高子遺書

卷九上

十九

補刊

教化者乎興教茲土有舍其先賢而別有示之者
乎于是重復書院羣邑之縉紳先生博士弟子講
習焉攀龍從涇陽先生報謁侯而適遵其會得聞
侯淡造自得之學得見諸先達抑抑之儀得研諸
文學壘壘之論自幸以爲不世之遇而涇陽先生
于會中有相商之語侯且鉅之木而欲攀龍爲引
語攀龍愚不肖無所知識竊見侯之標學道堂曰
願學孔子以爲是此學之大準的也亦此時之大
疑義也夫學者誰不學孔子自陽明先生提挈良

知以來埽蕩廓清之功大矣然後之襲其學者既
非先生百年一出之人豪又非先生萬死一生之
學力往往掠其便以濟其私人人自謂得孔子真
面目而不知愈失其真精神攀龍少卽疑之于是
熟窺吾夫子見其賊鄉愿誅鄙夫生夷齊死齊景
席媚寵攻冉求至斤斤一泰山之旅若芥于目楔
于口疾痛于身有不能忍者何也于季路再列成
人于子貢三烈士品總之不離本實者爲是言仁
至微密矣未嘗離日用庸行卽直指立達真體不
高子遺書

卷九上

三

補刊

過以近譬爲方至戒巧令近木訥仁夷齊仁三仁
昭昭揭象而示之又何也以夫子聖智發其慧辯
豈別無神奇乃其自言信而好古好古敏求詩書
執禮外例入不語罕言中又何也厚葬也以爲薄
視顏子爲臣也而以爲欺天卽區區不正之席不
正之割若水火之當吾前而不敢蹈又何也此聖
人無行不與之教要非依倣比擬可得而不可不
思其故攀龍參求于此非一日矣茫然未有見也
但自見柔情凡念習氣懈心交錯而發以滴吾之

真體故言未出諸口而愧已集于心其何以發涇陽先生之意雖然吾見先生欽欽以小心爲學奉孔聖之矩闡先儒之幽其言平實微婉令人于真念頭發處默識本心默識莫之爲而爲之天至其言外之旨則穆然有淡憂于世詩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嗚呼耿侯有真精神于世道者也其必有以知之矣異日者吾且就而求吾所願學

桐川會續記序

當道改鶴鳴書院

高子遺書

卷九上

三

桐川會續記者何方明善先生教于桐川有桐川會記令子廷尉魯嶽公善繼述之有續紀紀備矣其承先也篤其望後也切脈正而舉長百世不朽矣吾讀公至善堂記更有味乎其言也夫非善不名至非至不名善至者無以加之之謂所謂極也格物者窮至其極處卽至善也斯紀也善其明矣乎而公之復徵余言余又何言也無已請言格致之法所由以明善者可乎朱子曰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此四端之說也孟子之法也吾則曰又當

因其所未發而遂明之此大本之說也中庸之法
也何以因其未發也諸賢之登至善堂也有不雖
雖肅肅者乎此雖雖肅肅之時有喜乎怒乎哀樂
乎抑有思慮乎無有也所謂未發也善之體也一
反觀而明矣此反觀者何物也心也明德也性寂
而靜心能觀之情發而動心能節之此心之所以
統乎性情而明德之所以體用乎至善也格致之
法也吾不能必登斯堂者皆雖雖肅肅而能必雖
雖肅肅者無乎不善也吾不能必出斯堂者皆純
高于遺書

卷九上

三

于善而能必明善于斯堂者不復入于不善也則
斯堂之功不既大乎于所發明善善最真于未發
明善善最顯明善者不加毫末夫不加毫末者善
也乃以爲無善可乎明善先生鳴斯學于桐川而
魯嶽公和之桐之人相率而和之四海之內相率
而和之好爵之糜中心之願以性善也稱鶴鳴也

固宜

崇文會語序

崇文者何崇文公朱子也吳公伯昌生文公之鄉

崇文公易也生于今之時崇文公不易也自良知之教興世之弁髦朱學也久矣一人倡之千萬人從之易也千萬人違之一人挽之豈易易哉此所謂不惑者也能反其本者也夫學者學爲孔子而已孔子之教四曰文行忠信惟朱子之學得其宗傳之萬世無弊卽有泥文窒悟者其敦行忠信自若也不謂弊也姚江天挺豪傑妙悟良知一破泥文之蔽其功甚偉豈可不謂孔子之學然而非孔子之教也今其弊略見矣始也埽聞見以明心耳

高子遺書

卷九上

三

尊聞錄序

聖人之學復其性而已何以復性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是所由以復之道也然而論語二十篇不言心第兩言之曰其心三月不違仁曰從心所欲不踰矩

何以說也是則固有違仁踰矩之心乎噫聖人之憂患後世至矣由漢以來儒者不言大學言大學自二程夫子始曰是孔氏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故言大學在程門最詳而章句或問之作朱子又因其說而推明之莫或背也至王陽明先生始以爲是求理于事事物物之間析心理爲二矣率天下而義襲矣蓋先生自以其得諸心者取證于大學又以後世傳言失真之舛盡責諸先儒而不察其實也豐城見羅李先生之說大學也曰皆不其

高于遺書

卷九上

三

然大學率然鼎立三綱而止歸至善秩然井分八目而本歸修身知止要矣而止何在本末始終教人止法也而本何在修身爲本也知修身爲本斯謂知本斯謂知之至也善在此止在此矣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性學也匪獨大學先生之說論語也猶是說思孟六經猶是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或曰聖人教人言而不離乎是甯若是之拘拘乎曰不然先生之學主于明宗自致良知之宗揭學者遂認知爲性一切隨知流

轉張皇恍惚甚以恣情任欲亦附于作用變化之妙而迷復久矣不知大學教人復性格致八目皆其工夫也曰孩提之愛敬乍見之怵惕平旦之好惡非性乎致良知者致此致之非復之乎曰乃若其情則可謂善矣請循其本何以有乍見之怵惕何以有平旦之好惡前乎是者遂淪于無乎後乎是者可執而有乎則孟氏之指可知也嗚呼吾讀論語而後知聖人憂慮後世之遠也知論語之宗是故知止修之宗先生之說具存書要其高第弟

高子遺書

卷九上

五

子陳君古池侍先生于清漳日以所聞于先生者開示來學記其會語名曰尊聞甲午冬攀龍過漳見先生而古池出以示攀龍而命爲之序攀龍不敢辭而謹書其端曰昔者孔子之教七十子非不習而聞也子貢乃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何居可思矣然則吾曹之尊所聞于先生者宜何如哉先生之教身教也請反求之身而毋徒以言

少墟先生子同年馮仲好也仲好少卽志聖人之學由庶常吉士爲侍御史言事罷歸閉關九年精思力踐而于聖人之道始沛如也所在講學論道爲集凡二十二卷余受而卒業焉作而嘆曰此眞聖人之學也聖人之學之難明也蓋似是而非者亂之其差在鍼芒間不可不辨也今夫人目則能視耳則能聽手則能持足則能行視聽持行者耳目手足也所以視聽持行者何物也凡世之不知學者皆覲面而失之于是也然而目之視貴其明目之聽貴其聰手之持貴其恭足之行貴其重所以聰明恭重者何物也凡世之知學者又往往覲面而失之于是也然而目之明非我能使之明目本自明目之聰非我能使之聰耳本自聰手足持行之恭重也亦然其本來者又何物也世之知正學者又往往覲面而失之于是也耳目手足者形也視聽持行者色也聰明恭重者性也本來如是復還其如是之謂工夫也修而不悟者徇末而迷本悟而不徹者認物以爲則故善言工夫者惟恐

體之曰用
亦爲未嘗
驗之曰用
亦爲未嘗
驗之曰用

言本體者之妨其修善言本體者惟恐言工夫者
之妨其悟不知欲修者正須求之本體欲悟者正
須求之工夫無本體無工夫無工夫無本體也仲
好之集至明至備至正至中非修而悟悟而徹者
不能真聖人之學也吾特于其集中示人最切者
揭而出之以見似是而非者亂吾聖人之學其端
蓋異于此也

西齋日錄序

自宋周程張朱五夫子者出而聖人之道始大明

高于遺書 卷九上 七

于天下學者苟有志于道必由是入焉吾嘗謂五
經四書四子是天地之定局也升東嶽而知眾山
之崩施也沉介邱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
沉枯澤乎舍五經四書四子而求道猶之乎指介
邱枯澤以爲山水也謂之無目也亦宜今之學者
多惑于異端非異端之能惑人也彼未嘗入宗廟
之中擊金拊石吹竹彈絲而漫聽瓦缶硜錡以爲
足以悅耳嗚呼于今之時有能示人以聖人之正
道其亦可謂大仁也夫雲間周萊峯先生有西齋

是則然矣
亦爲未嘗
驗之曰用

日錄蓋先生手錄先儒之言黏之四壁積而成書雖不盡出四子皆四子真脈也先生真修實踐故其擇言最精吾最愛韓昌黎言一室之內有以自娛先生蕭然西齋俯仰今古沈酣道義味其風致三公萬鍾不以易此樂矣學者試讀其書想見其人于道不思過半乎茲刻也所謂于今之時示人以聖人之正道者也大仁者也

願學齋劄記序

于景素先生既以言事謫官歸杜門讀書津津樂

高子遺書

卷九上

三

也其言曰士君子植節大難非有禮義維持之人心甚危浸淫潰浚而不自覺故其讀書第取足以治心砥行而已自諸經諸儒諸史外一切綺麗浮靡弗好也曰勿以岐吾意久之見夫聖賢之學中正易簡而竊怪夫世之言學者一何異也于是以其得之心間筆之書積而成帙題曰願學齋劄記將刻以諗同志而徵序于攀龍余蓋蹙然有感于先生齋願學之意矣夫言學者孰不曰學孔子哉究其實乃大謬彼其心自以爲有上于孔子者在

也吾竊度其槩彼見孔子言明不言幽也言生不言死也言六合之內不言六合之外也以爲可以紀綱人倫而不可以超出生死可以明章禮樂而不可以冥攝鬼神可以具足現在而不可以苟通三世云爾嗚呼其于孔子之道曾未始得門而入焉又何怪其言之異也夫子曰莫我知也夫豈獨當世千萬世而下知聖人者有幾未嘗知之則不得其門也又何怪夫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夫信之篤死而不移者好學之謂也未嘗學焉則無高子遺書

卷九上

无

補刊

由而知聖人之道也又何怪今吾徒蚩蚩之氓大幸而知學矣又大幸而知願學孔子矣而何以學之服其服未也言其言未也行其行近之矣而未也然則如之何曰觀子輿氏所以學孔子者沒身焉而已矣是則先生願學之意也所爲勸以自警警人之意也

重刊採運條議序

昔歐陽公讀李翱賦曰眾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蓋三歎

斯言以爲使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翺所
憂之心天下豈有亂亡哉嗟乎事有曠世而相感
余又不能不歎歐公所言也夫士卑居邑邑不得
志謂不能一日居得爲之位爲其所欲爲是不過
慕富貴耳非實有爲者也人有必爲之心天下未
嘗無可爲之事未嘗爲之而輒自阻抑者多矣夫
徐公偃蹇一第官不過郡佐僻在川徼會天子興
大工需蜀材督有司至逮七縣令徐公慨然以身
殉事入虎豹之穴蠻夷不測之境鳩役而役從諭

高子遺書

卷九

上

三

補刊

夷而夷化求木而木得陸也神佐之開山水也龍
佐之時兩事克以濟公又爲天下後世之慮陳六
難三易之說破百年之拘攣貽無窮之利澤凡徐
公所居皆世所謂不能一日有爲而徐公所爲皆
世所謂張皇錯愕以爲必不可爲者也是果官之
拘人人之不能盡其官邪夫事不身歷則無真知
不真知則其誠不能動人一木也民出萬死以得
之當事者視之曾不足以當枯槁執成式則刻于
分寸核定費則嚴于錙銖視民之命亦曾不足以

當枯槁果斯人之不仁至此哉下莫以告而上不知也宜公言之而上下響應矣匪獨木天下之事皆然嗚呼上之人以爲易而下莫敢以難之說進上之人以爲難而下莫敢以易之說進無怪天下之事日入于難也公之子德夫旣成進士而公且拂衣歸夫世有斯人而莫竟其用無怪乎天下之事日入于難也未嘗爲之而日事不可爲未嘗求之而日天下無才人人自顧其私而泄泄一世之事此歐公所以憂翱之憂後之人又憂公之憂于高子遺書

卷九上

三

無窮也

營政紀言序

晉江奕開徐侯來令平陵暮年悉四境之故考往古之英賢肇山川之要會于是政以時舉自學宮縣治城濠橋道而外復營夏林圃以利漕營利濟橋以利涉營求惠倉以利賑營伍相國祠以表忠營貞義女祠以表義營文昌閣以爲瀨江之鎮屬歲大旱徐侯步禱于相國祠靈雨旋注民以不死于是四方之士益知徐侯所營非苟而已也皆爲

文章以紀其事，乘而爲營，政紀言不佞某既受而
卒業，喟然嘆曰：有是哉！徐侯乃可稱宰矣。夫邑宰
以一邑爲身者也。是故山川土田肢體也，有不修
飭是肢體之有癯廢也，忠孝節義神明也有不昭
宣是神明之冥頑不靈也，水旱不虞血氣之壅閉
不通也，漠焉不憫恤于心是聽血氣之壅閉不通
也。若徐侯者，乃稱宰矣。夫以一邑爲身者，是能以
天下爲身者也。由茲進而立于廟堂之上，宰天下
亦如是矣。侯不憶曩日顛雨于伍大夫乎？大夫之
高子遺書

卷九上

三

歿至于今幾二千年矣。侯搏頽而顛者，顛之于土
木偶人耳。從二千年後求其人于土木之偶然，而
風雲變于咫尺，雷雨作于俄頃，則是侯與大夫固
昭昭然相酬酢而大夫與上帝固昭昭然相陟降
也。由是觀之，天地固吾之象貌，今古固吾之呼吸
心誠求之，則鞭雷霆，挾日月，吞吐造化，豈難也哉！
故能宰天下者，能宰天地者也。詩曰：蔽芾甘棠，勿
剪勿伐，甯以其物與其迹在其人，在也。猶之金澗
然，伍大夫迹在其人，在也。平陵營政，豈直一甘棠

也乎

闡幽錄序

我神祖御極四十八年而遣謫諸臣自萬曆五年始于時江陵相不喪父喪諸臣以綱常大義諍杖者戍者編氓者纍纍矣是後以國本以鑛稅以去姦者發姦者以救言者薦言者推用言者相繼譴幾三百人迨遺詔錄用無祿卽世者且半卽存者以酌量裁以冒濫尼不能十而二三何況沒者忠冤炯炯浩氣揚揚吾不知鬱而爲苦雨淒風抑激

高子遺書

卷九上

七

而爲冬雷夏雪兩間醕和剝之萬端此固其一矣幸聖天子穆穆無奏不下賢宰相休休無善不庸南臯先生爲闡幽疏者再太宰乃奏勳司案以廷杖獄死者爲一等贈官予廕餘爲一等止贈官先以七十五人請將益按其未盡者旋得俞旨存海內使知爲人臣抒忠誠于國屈于一時伸于萬世彌久而光諸爲姦利者赫奕旦夕耳嗚呼此闡幽所以爲人心慮至深遠以爲無須汲汲者其度量相越何如哉夫鄒先生固最先譴召用而復錮幾

四十年者吳趙沈艾諸君子相繼沒而先生巋然
爲魯靈光天子用爲御史大夫諸君子卒以先生
闡天豈無意乎天之未定疾風迅霆日月晦冥天
之旣定水綠山青蛭蠕以甯昔屈子賦遠遊欲長
年以觀旣定之天而忠臣義士頗領沒世者常以
年歲之不延悲夫然猶被三朝寵錫際一時明良
而及茲典未爲不幸也元相前則南昌劉公名一
燦今則福清葉公名向高太宰則涇陽張公名問
達少宰則定遠盛公名以宏會稽王公名舜鼎勳

高子遺書

卷九上

五

司則奉化戴公名澳後之覽者考鏡焉

無錫縣學筆記序

何以使天下治曰人才何以育才曰庠序之教何
以使庠序之教天下奉之若著蔡循循焉嚮于道
也曰在是非著而勸懲者淡古者令民五家爲比
其教始于比長閭胥聚眾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而
掌其比牘撻罰之事蓋已昭然導之向矣至于州
長以歲時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
之行成而後卿大夫以登于王蓋勸戒森嚴故民

聽不惑其必爲善也如水之寒而火之熱必不爲惡也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豈獨其性然哉所由來者豫矣夫有善惡而後有是非有是非而後有賞罰有賞罰而後有勸懲上之人躬明德以示之又嚴勸懲以一之若之何士不務于道而天下不安治且久也今也不然士幼而誦聖賢之言十倍于古乃其父兄所責成師友之勸勉止于一第而已入官之後俛仰以隨俗積金拓產以裕其子孫而已簿書期會之餘計俸待遷歎老嗟卑而高子遺書

卷九

三

已上之則詩文酒弈以自娛仙元釋空以休老而已天下滔滔不復知禮義爲何物也鄉飲酒以尚齒而崇德也祠鄉賢以褒往而勸來也或非其人而人不以爲榮士之以行黜也卿大夫以墨敗也恟焉安之而人不以爲辱閭巷之間是其同已不必出于善非其殊已不必出于惡恕于責小人而苛于求君子庶民脅惑而人不以爲信至號爲儒者禮義之心不能勝其嗜慾恐天下叢而議其後則皆習爲無善無惡之說以自便以含糊爲長厚

以退避爲明哲言行不足訓于天下于是道德湛
裂而人不以爲貴幾何不胥而亂也然則如之何
曰救今之弊則復古之法而止也德行廢而任詞
章旣失其本矣昔之詞章猶不敢叛經而亂傳也
今則傳註廢而士之說經以意矣說經以意無不
可行意也意以亂指指以從邪浸淫潰洩將六籍
之正皆爲姦言之文是非益謬背而不知所底矣
復之如何有高皇帝之臥碑兩朝之敕諭在學必
以孔孟程朱爲宗士必以孝弟忠廉爲貴如此之
高子遺書

卷九上

三六

謂是不如此之謂非德行由是詞章由是比閭之
論議達于朝廷之舉錯由是賞罰明而勸懲著耳
目一而志慮專學如是而止也嗚呼所以行之者
難言矣吾邑思永談公爲學宮筆記旣成以示予
予卒業而嘆曰教典具矣科目具矣哲範具矣富
貴如蜉蝣淑慝如蒼素毀譽行于一時是非昭于
萬世其弗可掩也夫茲記行也上之人考而思焉
以復古之制下之人考而思焉以復古之學往者
之不湮來者之有述公之錫類也遠矣于是不辭

而爲之序且以志其平居之慨

毘陵人品記序

士無定品要在不失其人之本色而已夫子曰人之生也直此本色也以其本色也而易如火之炎上水之就下也故無鉅細皆足以成品以其本色也而難如火之不熄水之不污也故無鉅細之品皆見其可貴品士者核其人必脈理真而後無廣品論人者必羣品備而後無失人毘陵爲秦伯端委之地山川平行習尚得文質之中由周而來風

高子遺書

卷九上

五

補刊

氣日開至宋而益著天下有事毘陵人必有則古昔稱先王不忍自洩其防者如慶元端平間天下岌岌矣毘陵人脛脛守其所學逐而去之者至以道學解散爲慶而迄于亂亡毘陵人猶孤城死守不下及羽人釋子亦知與城俱亡之爲義甯獨天性亦其習見習聞然也毛古菴先生記毘陵人品顧涇陽先生志柔梓人物侍御嚴所吳公更雅馴其文辭續入其後死合爲書十卷謂某不可無一言某曰侍御之功偉哉夫人心之所趨必有所定

以爲的而期中焉故以富貴利達爲的者取諸昏
夜乞哀之巧力矣以聖賢豪傑爲的者取諸平旦
虛明之巧力矣二者如霄壤不可同日而語稍錯
雜焉人莫知所趨侍御之厚于取善而嚴于別類
其示之的乎人固有與生俱生不與死俱死塞兩
間盈千古不可得而滅沒者非富貴利達之謂也
世人畢其巧力昏夜乞哀以求之而與此曾不相
涉夫以百年易盡之身營此身不相涉之物譬之
冠冕金玉被飾土木偶人至于死之日了無餘味
高子遺書

卷九上

美

補刊

而後知其向之所爲罔也大可哀矣其有感于斯
編而興起者乎侍御之功偉哉

東林志序

天地大矣古今遠矣聖賢之生豈以一時一地爲
盛衰哉程氏之學錮于紹聖間朱氏之學錮于慶
元間岌岌乎身之不能保越百有餘年我太祖高
皇帝成祖文皇帝大明其道家誦其書人通其義
春秋大一統諸子百家無得而奸其間卽有邪說
士得執所守而拒之嗚呼盛矣此何以故洙泗之

學洛闕得其宗學者由是而入皆可不畔于道傳
之萬世無敝也龜山楊先生上承洛統下開闕傳
其棲止于晉陵梁溪間浮雲流水之迹耳而吾郡
至今言學不畔洛闕不忍曲學以阿世于是見先
生之精神大而遠也先生于梁溪棲東林東林之
廢久矣屢有復者而未竟顧涇陽先生始率同志
告于當道而一新之使夫錫之士進則行其道于
天下退則明其道于此如行者之有家耕者之有
土也道合則進不合則退綽綽乎有餘裕也夫世

高子遺書

卷九上

三九

事成毀何常之有變易者存乎時不易者存乎道
道之所在易乃不易也有易故不可無志涇陽先
生屬志于劉伯先伯先志成以諭于子曰請言所
以志子曰道者人之神也迹者神之著也故東林
在而龜山先生在龜山先生在而洛闕夫子在洛
闕夫子主而先聖在神一也一著而無不著今夫
東林之志彙矣堂室則志什器則志圖書則志室
敝可昔也器敝可新也圖書敝可更也人敝則漸
滅矣何以使人之不敝也曰在學學非他也人還

其人之謂也如目本明而還其明耳本聰而還其聰心本仁而還其仁四體本恭而還其恭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本親義序別信而還其親義序別信本來如是之謂性知其如是而還其如是之謂學不學而人敝人敝而神離如呼吸之離于體夫以千秋之神滅于一日哀哉後之君子觀于志必有不忍于一脈之滅而不續者斯脈也卽以一念續

東林會約序

高子遺書

卷九上

序

吾錫故未有講學者有之自宋龜山楊先生始今東林其舉比處也自元以來蕪廢久矣復之于邵二泉先生王文成之記可攷也嘉隆以來又蕪廢矣復之于顧涇陽先生于時中丞則嗣山曹公直指則起莘馬公督學則意白楊公兵使者則龍望鄒公郡伯則宐諸歐陽公邑侯則平華林公皆曰都時哉不可失各捐金構祠宇同邑顧侍御驥宇公則出其所有地以爲祠陟林侯復以其工之羨買田供益簪之餼涇陽先生而下同志者又各捐

金買地構爲講堂書舍以爲講習燕居之所而先生復爲約指示一時從遊者蓋攀龍讀而嘆曰至矣無以加矣古之君子其出也以行道其處也以求志未有飽食而無所事事者夫飽食而無所事事斯不亦樂乎又何多事而自取桎梏爲邪噫正以其不能無事云爾夫人有生則有形有形則有欲有欲則有憂以欲去憂其憂愈大蚩蚩然與憂俱生與憂俱死矣學也者去其欲以復其性也必有事以復于無事也無事則樂樂則生生則久久高子遺書

卷九 上

望

則天天則神而浩然于天地之間夫人卽至愚未有舍其可樂而就其可憂然徐而究其實卒未有不就其所憂而舍其所樂者嗚呼其亦弗思耳矣思之如何約備矣無以加矣謹刻以公同志者期相與不負斯約云

同善會序

錢啟新先生倡同善會于毘陵其會歲以季舉會者人有所捐聚而儲之見有隱于中者施之于是無告之人寒者得衣飢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

粹同會者人人得爲善吾邑陳子志行聞之欣然
曰夫學豈託之空言將見之行事此其爲行事之
實乎而問于攀龍曰吾知如是之謂爲善也子爲
吾言善所從來余曰噫大哉子之問也夫善仁而
已夫仁人而已夫人合天下言之也合天下言人
猶之乎合四體言身吾于身有尺寸之膚刀斧割
割而木然不知者乎吾于天下有一人顛連困苦
見之而木然不動于中者乎故善者仁而已矣仁
者愛人而已矣志行曰君子欲萬物各得其所而
高子遺書

卷九上

聖

不能使萬物各得其所博施濟眾堯舜猶病如力
之不及何曰務博者求諸人仁者取諸己取諸己
者力所及也吾取諸力之所及天下人各取諸力
之所及何人何我何大何小何窮何達施不亦博
乎濟不亦眾乎志行曰聞善者必福有不然者何
也曰凡吾爲德于人非期人之報也又非施于人
所不報而期天之報也求福爲善故爲善無福志
行曰人知善之必福猶弗爲善必欲其無爲而爲
執途之人責以聖賢之道乎曰噫是不知不爲善

之不可爾于吾之身刀斧剗割而木然者必死人
也于天下顛連困苦而木然者其死一也然則吾
之爲善如渴而飲飢而食飲食亦望報耶志行曰
善者固無福與曰道二仁不仁而已仁生道也不
仁死道也天下之禍萬有不同皆死道也天下之
福萬有不同皆生道也仁則生善則福猶形影然
有爲之心非仁無爲之善卽福也志行曰善吾今
乃知大身是謂同善

重刻感應篇序

高子遺書

卷九上

四三

補刊

天地間感應二者如環無端生人物之萬殊感應
所以爲鬼神非有鬼神以司感應也凡世人所受
一飲一啄莫不前定皆應也命之不可易者也凡
世人所作一善一惡各以類分皆感也命之自我
造者也惟卽感爲應故卽人爲天不然是有天命
無人事聖賢修道之教皆贅矣或以爲是近于佛
氏因果之說而諱言之不知佛氏因果之說卽吾
儒應感之理聖人以天理如是一循其自然之理
所以爲義佛氏以因果如是懾人以果報之說所

以爲利其端之殊在杪忽間耳今懼涉于佛氏之
因果并不察于感應之實然豈不謬哉然則命之
既定者不可得而易與曰何不可易也數卽氣也
氣卽理也理卽心也心之變化無方而善之與惡
殊致惡以有心爲大善以無心爲誠有心之惡禍
斯速矣無心之善感斯神矣是以聖人重無心之
感有其感之理易而氣易氣易而數易皆自心之
變化也此人之所以爲天而命之胥由人造也端
銘厲君重刻感應救劫等篇使人知感應之實而

高子遺書

卷九

四

補刊

誠于爲善其功大矣吾特明感應者皆鬼神所爲
鬼神者皆人心所爲天地之道爲物不二者也

刻救劫感應篇序

而遠是皆自心

聖賢言義理而吉凶在其中矣鬼神告吉凶而義
理在其中矣鬼神別無事吉凶其善惡以爲事聖
人見善者之必吉惡者之必凶如夏之必暑冬之
必寒而世人不知也故汲汲然開之引而之于善
以救其焚拯其溺故曰吉凶與民同患而世人不
信也則不若且示以鬼神之言此吳君伯玉茲編

所以刻也夫善人之性也豈待懼之以劫禍懼之
以感應而後從事乎則從不善而入于善之難也
懼而入焉入而安焉夫然後知向之爲不善且自
投于水火而茲編者引而出之也仁人之利不既
溥乎嗟乎人知鬼神之能爲吉凶而不知感應之
爲鬼神感應者何義理也名之曰義理人以爲迂
名之曰鬼神人以爲靈吾故曰且示之以鬼神

程行錄序

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如樹之必枝葉必花必實自

高子遺書

卷九上

聖

補刊

然而不容已也彼豈以善之可以有功獲福而爲
之乎然而人之爲不善者動于欲而不能自克語
之以禍福猶有所慕而勉畏而不敢語之以理則
以爲迂而無當夫其以爲迂而無當者不知理之
爲何物也夫理者何也天也善則祥不善則殃者
也而天者何也心也善則安不善則不安者也天
下有爲不善而安焉者非其爲說以自解必其習
之久而不覺也君子之爲善循理也畏天也求自
慊其心也自然而不容已也洗心湯君之爲程行

錄也曉然示之以如是爲善如是爲不善如是爲善善雖小有功如是爲不善不善雖小有罪姑以禍福告人引不知者之入于善也入而安焉而後知人之不爲善乃樹之不枝葉不花不實者也伐無日矣吁可畏哉

鄭天台四書題詠序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聖人所爲默而識之者也夫曰默識則不可得之于言故曰欲無言而其理昭昭乎盈眸而是矣或曰此與釋氏教

高子遺書

卷九上

吳

補刊

外別傳之意同程伯子亦曰若識得信是會禪也蓋釋氏最微妙處已經聖人平平拈出矣天台先生之題詠也儻亦有西來意乎余曰不然道無之非是也惟其無之非是故無物不可舉而示焉況于聖賢之言乎夫子之在川上也而示逝者之如斯矣子思子之于鳶魚與必有事焉之意同必有事焉與舞雩三三兩兩之意同皆于不可名言中名言之令人憬然而思躍然而會也此鄭先生題詠意也或曰昔張橫浦之詠論語所以異于論語

者何在先生之題詠其異于橫浦者何在先生必
知之余曰然相與問之先生會先生飲酒張目視
曰我醉欲眠君且去

重刻倪雲林先生詩集序

今天下學者好稱說中行夫道中焉止矣中行豈
不貴然徐而覈之往往敗裂名檢者多出好爲中
行之士何居孔子時中之聖孟子曰吾所願則學
孔子也至其舉聖人百世師則曰伯夷柳下惠何
居豈非以孔子中和之極如天地渾然無迹而高

高子遺書

卷九

上

補刊

蹈絕迹矚然塵滓之外者能令人欣慕愛悅油然
興起而不自覺也夫吾少則愛慕古之隱君子如
逸民之倫尚矣至沮溺丈人於陵仲子未嘗不賞
其獨往之趣以爲其人縱不得附中庸之義不有
聚斂之冉求龍斲之叔疑乎何可令諸賢見邪俯
仰千載而吾鄉有倪雲林先生間嘗誦其詩想見
其人如在雲霄之表願爲執鞭而不可得會其裔
孫錦將重刻先生詩集謂余不可無一言篇端余
謂之曰夫詩也者先生之所以傳也先生者詩之

所以傳也後之人誦其詩不論其世可乎先生生
元末當天下大亂張氏雄據江右一時才名之士
無不匍匐其門竊其餘潤先生知不足與有爲鴻
飛冥冥不可榮以祿當是時先生詩若畫布滿人
間鄉翁市豎叩無不得而獨不可張氏至麾其造
廬之幣先生以是幾不免恟然殺身不悔也易不
云乎幽人貞吉又曰其羽可用爲儀幽人而可用
爲儀也先生有焉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又曰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其人如玉可望而不可

高子遺書

卷九上

吳

補刊

卽也先生有焉此先生所以爲先生而先生之詩
所以爲詩也先生嘗曰吾所謂畫逸筆耳聊以自
娛不求形似吾于先生之詩亦云如以其詩而已
則其高者固不能出唐以是求之小之乎觀先生
矣夫舉世混濁清士乃見方當元之季天下腥穢
已極先生生其間如清風澄露滌濯寰宇以開聖
朝清明之治惜天下既定先生已老不及風雲之
會而先生亦惟是得遂其肥遁是其長往固與沮
溺丈人輩殊科迨于今故老陳說其遺事猶能使

人欣慕愛樂自拔其沈酣流俗之氣則先生之風所磨礪者遠矣吾惡夫鄉愿鄙夫接迹天下而漫言中行故于先生特表而出之以附于孟氏之美云

瞿元立先生集序

人言科目未必足以羅豪傑而豪傑必由此進余謂不然科目未必不足以得豪傑而豪傑不皆由此進則瞿元立先生其徵也或曰先生何如人也攀龍曰此所謂豪傑之士也曰先生之學何學也

高子遺書

卷九上

覽

曰經世之學也曰先生好禪學方且糠粃天地土苴萬物豈屑屑于世者哉曰不然先生之學無倚者也期于皜皜盡無可盡而止豈其倚于禪倚于禪非禪矣世之倚于禪者遺棄倫物繆戾是非舍民義不務而汲汲于所謂佛事蓋徇其迹而失乎己受其敝而禍乎世者也夫禪之敝一言蔽之曰無理其所謂理非吾所謂理也先生之學格物窮理者也聖人中庸之道至于一毛而曰有倫豈非至極至極者乎又何道足以尚之先生以禪爲近

似焉而好焉故其言曰吾于釋氏以輔吾所求于
儒非以叛吾所從于儒也此其學可見矣往歲壬
辰吾識先生于畱京當是時先生方浮沈閒局間
嘗抵掌時事屈指才品若別黑白吾于是窺先生
之學及其守黃州守邵武守辰州使巖司遂卓卓
炳煥字內吾又益信向所窺于先生者之不虛至
于詩文乃其餘緒然亦見其圓神妙運本淡末茂
矣故曰先生之學經世之學也夫學以當于理而
止苟其協諸天理而協其學可知也才以當于世
而止苟其施諸一世而宐其學益可知也嗟乎先
生身不踰五尺而曾包六合年不滿七十而行足
千秋豈非豪傑士哉睂山張公鴻峴先生所鑒也
果爲名御史其不爽于是非類此公刻先生集而
徵序攀龍故爲之明其學以見人心無所倚好禪
而不受其敝也

曹眞子先生仰節堂集序

夫學性而已矣夫性善而已矣何以證性善也今
人欽欽焉目明耳聰手恭足重心空空而無適于

斯時也徹內外非天乎天非性乎性非善乎以其
爲人之本色無纖毫欠缺無纖毫汙染而謂之善
也循是而動不違其則之謂道故學莫難于見其
本色見本色斯見性矣程子以學者須先識仁而
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夫學豈可廢防檢窮索欲
人識防檢窮索之非本色辨其非本色者卽知其
本色知其本色則防檢窮索皆本色也吾見曹眞
子先生于長安中終日欽欽目明耳聰手恭足重
叩其中空空而無適也可以證性矣夫性空言之
高子遺書

卷九

上

五

則無朕也實證之則有象也先生非其象乎故先
生居鄉乎鄉立朝乎朝告君者足以定羣囂明國
是告友者足以明學術闡道與見于詠歌者足以
暢天機流性蘊所謂循是而動不違其則之道也
此之謂性此之謂善知先生者知斯集知斯集者
知先生根本枝葉無二物也

塾訓韻律序

儒者以玩物爲害道非玩物足以害道也吾性無
外故夫天地古今之曠下至羽鱗走植器數聲律

之微無所不當格然而物無竊知有竊有外之心
不足以載無外之物或者急其末遺其本于是志
喪而道病雖然古之人當其小學時蓋已六藝備
焉及其長也旣得以應世利用又得以專志于身
心性命之精微故上之不流于空疏下之不徒守
其糟粕後世詩賦之科興而聲偶之學始重君子
謂士無志于聖賢之學者俗學壞之嗟乎非學之
無志乃無志者之累學也夫學欲其得之心而已
無所得諸其心則物也者物也有所得諸其心則
高子遺書

卷九

上

五

物也者知也物自爲物故物不關於性物融爲知
則性不累于物如此而已矣嗣瀾王公旣註其皇
大父所得塾學韻律成以示余余竟讀曰公之用
心可謂勤矣以言乎事則稽考者備以言乎聲則
諧叶者嚴以言乎文則比事屬詞者曲盡使夫小
學之士習而熟之足以備物及其長也又得以不
分其身心性命之功則公成書之意也夫

石幢葉氏族譜序

由高橋西北四十里爲石幢其地九龍映帶五瀉

盤旋一勝區也葉氏世居之吾同年友參之所自
生也葉氏無名公從吳江南徙而來世以十計矣
人以百計矣參之從兄懋拱公始與參之譜其宗
而參之友伯升尤公又爲傳其世德旣成書以示
不佞不佞讀其宗譜而嘆曰美哉井井而別矣其
支別而後其本重也旣讀其宗傳而嘆曰美哉繩
繩而信矣不誣其所不可知而後不疑其所可知
也旣讀其世德而嘆曰美哉彬彬而訓矣文無溢
美而後其美可傳也參之曰顧涇陽先生序之矣

高子遺書

卷九上

五三

子則何以教吾宗人予曰先生之言親親賢賢也
義無復加焉余思夫親親賢賢之難也今夫莫親
于父子兄弟也然而以己親之猶爲以此暱彼也
莫親于父子兄弟之賢也然而以己賢之猶爲以
此效彼也天下之有對者必有間有間者非其天
然自有也則益反其本乎今夫無名公之來后幢
也一人爾俄而十之俄而百之且將千之萬之至
倍蓰無算而出于一也其呼吸定息一也五官百
骸一也今之爲十百千萬者人人一無名公也此

之謂本知其一爲十百千萬如呼吸定息之相屬也如五官百骸之相運也此之謂能親親賢賢夫族患其弗盛旣盛患其弗治弗治則盛乃害矣是故強者騁弱者靡崇者亢卑者越贏者淫詘者濫而莫知所底治之者自治也自治者人人而思其本曰此一具骸肉自無名公遞分而來如之何自我而土直視之鳥獸畜之也于是強者戢弱者奮崇者教卑者聽贏者施詘者節親親而賢賢以不乃土直禽獸吾無名公也故曰自治者人人思其

高子遺書

卷九上

五

本而已如之何而能思其本曰其族之先知者覺之人人而我其我則亦人人而人其人以我對人一物也有間者也先知者覺之而後知十百千萬一無名公也是故譜者由本而明其支也教者由支而及其本也人有少而亡其親者長而遇于途弗識也宿于旅弗識也且相詬焉有兩識之者謂曰嗟乎此卽而父子矣未有不相持而慟其相失旣而笑其相迷者此譜之教也善教者以譜明教

善覺者卽譜知本

呂氏合譜序

呂氏之族最貴盛自昔多賢者所稱有虞封姜姓于莒後省州從呂爲太公望以來者遐哉邈矣其居吳中則自東萊公好問扈駕而南有欽咨者居常熟之沙溪號沙溪呂氏有師顏者元末避兵無之奚山號奚山呂氏兩地各譜其所從來子孫世守之萬厯間奚山之老與沙溪之老遇逆旅中相問皆曰呂也問所從皆曰某某于是皆拜曰噫嘻族也歸而各持其譜券皆拜曰信族也奚山

高子遺書

卷九上

五

之老乃合兩譜一之曰呂氏合譜而問序于余余曰不亦善乎當其在逆旅中一途之人耳問而知其爲族樂可知也況于五服之親散而之四方一旦交臂得之樂當何如乎于同氣之親無故而戾氣相加遺悻悻若仇讐然一旦革心相交樂當何如乎夫天之生物也一本人物之生久矣方以地殊地以氏別遂各爲城府爲町畦爲戈矛設邈于百世絕代之上其爲吾之宗耶非耶不可知也是故譜不可以已也博而求之非吾譜者且不可知

况麗丁吾之譜敢弗愛與約而求之麗吾譜者去途之人遠矣况于吾同服同宮同氣之親敢弗愛與是故譜不可已也雖然于吾之身亦有譜吾之所以爲吾放而之四方久矣其爲奚山也沙溪也不可知矣學焉而求之一旦遇于逆旅相視而笑曰噫嘻我也樂又當何如哉夫吾之譜明則天壤之間民吾胞物吾與無弗愛也况于譜者乎

浦氏世系序

浦氏舊無譜一輯于箭水公再輯于震宇公二公

高子遺書

卷九上

五

皆浦氏之老其人長者闕其疑傳其信可俟百世矣譜成徵言于不佞不佞見世之人有事至大其理至著顧忽而不察者今夫人之有生無不有姓也執塗之人問之不知其姓也則未有不笑且駭以爲是天下之大愚也然人之有姓者無不有姓也執塗之人問之不知其性也則未有以爲怪者豈獨不怪有怪之者且笑且駭以爲大愚也彼豈以人必有姓可無性與人必不可不知姓可不知與果爾則亦可以不孝不弟極而至人相會彼

又以天下人未必有知性者卒未見皆不孝不弟
至極而人相會也何貴乎其知性嗚呼亦幸天下
人無有不知性者耳果不知性未有不相率叛父
母逆君上至人相會也吾何以驗之今人有叛父
母逆君上者卽塗之人無不欲怒而欲殺也此果
非性與然此何以謂不知性彼不自知其知性也
所謂天聰之聰天明之明日用而不知也然則何
以使自知其知曰人卽至愚未有不知姓者然知
其稱謂而已實未有知姓者果知姓必思其姓之

高子遺書

卷九上

五七

周氏族譜序

天之生人眾矣眾而不爲善則亂亂則相殘不至
相殄滅不已故必立君以治之立官師以長之又
于其族生賢者以紀綱之勸其善戒其不善以相
保相禪而不已故夫國之有史家之有譜所以總

人羣昭往昔示來茲爲紀綱勸戒者也丹陽有周氏舊矣有仲純季純者起闡闡之中修詩書之業又進而揆身心之與來東林從余游一日仲純出所爲族譜示余而徵余言弁之余曰甚哉譜之爲用大也令人油然而起忠孝之心焉何言乎令人油然而起忠孝之心也夫譜世遞而支分卽一氏乎林林眾矣非親生之何以有此林林非君治之何以保此林林故君子舉念而不敢忘其親念吾之一視一聽一言一動者皆親身也舉念而不敢忘其

高子遺書

卷九

上

君念吾之一飲一啄一臥一起者皆君恩也經曰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事君非必仕宦也人人有君親之倫則人人有君親之事所以立身也故曰令人油然而起忠孝之心焉夫人有忠孝之心則有太和之氣其能敦侖而睦族必矣仲純兄弟非天所生其族之賢以紀綱勸戒其族者乎則立身以示範乃所以紀綱勸戒也所以大其譜之用者也

高子遺書卷九上

終

邑後學周士錦校字

高子遺書卷九下

華無技荷蓀言序

華無技家有廣庭庭中雙桂對峙屹如兩山枝下
虬拂地樹中各可布席坐數十客葉密護之如幄
花發時簪色奪目濃香沁骨乍見而駭不謂天壤
間有此奇蓋世無其儷矣不佞非以事奪無年不
作賞花人一日酒中無技出荷蓀言示不佞旨哉
無技家太湖濱青山白水浸灌久矣味淡矣宜其
能言丈人意中事言之不足而三言之四言之味

高子遺書

卷九下

一

愈雋也第無技卽有高韻一邱一壑不佞嘗以自
與而不與無技無技與不佞生同歲其受氣十倍
不佞當用于世未可以邱壑與又其人有肝膽能
當天下事未忍以邱壑與然無技閱世多知世味
如此爾無涯之樂現前有盡之年迨後坐雙桂間
香一鑪茗一杯酒一尊書一卷出門而雲煙颿鳥
變態于七十二峰皆吾几席上物世味豈更有旨
于是者宜其有荷蓀之心哉

夫士平居誦說經義耳琢磨文詞耳豈有志于道者豪傑之士不然憬然而思曰夫人也豈面目四體已乎豈飢食渴飲已乎必有所以為人者噫嘻即吾所誦說者是矣求之于心踐之于身而後出為文詞如農夫之言稼場師之言植宜其言之旨而膾炙天下也今吾讀六子文而有異矣非其有所得何以言之旨足膾炙如是也是必有異于人者焉夫天之生人也億兆其眾而能為文章者百不一二是一二人者異時之三事九列四岳羣牧

高子遺書

卷九下

二

也億兆人之所寄命也得其道則為忠為賢為治不得其道則為邪為佞為亂是則天下治亂之樞係之文章之士而文章之士邪正之樞係之思不思而已六子者能為文章者也世之所寄也所以憬然而思者當何如哉

劉伯先南征會業序

伯先甫弱冠耳其為諸生不踰年間一試直指使者再試督學使者輒冠諸生而遂舉鄉書何其銳乎則由此而進可知也然伯先無以此易視天下

今天下能
工舉業之
人便開氣
運

大賢以下
皆犯此

之事乎哉不佞觀于古聖賢當其大任未受之時
所以困抑萬狀至近世公卿蓋多不然以爲古今
人不相侔也然竟其始終而衡之其行事亦尅當
可人意者于是知子輿氏之言不誣矣夫人平居
習爲章句排偶之學耳一旦得志私欲迷之于中
小人乘之于外何所不至哉夫貧賤之心歎富貴
之氣盈心歎者善言易入氣盈者惟佞諛可投二
者之間相去遠矣在易大過之九三以過剛而自
用其繇曰棟撓凶益之六二以虛中而取人其繇
高于遺書

卷九下

三

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夫子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
輔也或益之自外來也夫天下惟外來之益其益
無方而至于使人不可以有輔凶可知矣今伯先
行出而用于世夫天下事變無窮義理至密苟非
精察之于已博取之于人未有能善其後者夫一
第不足以難伯先願伯先毋以其易者易天下之
事也伯先于余爲師之子有通家之誼焉故輒敢
盡其愚

劉伯先以弱冠舉辛卯其次君羽戢復以弱冠舉乙卯世人視其父子取科名猶掇之也余謂不然人知其得之易不知其得之難伯先以言事罷官家居日讀書課子外無他營也羽戢兄弟皆總角有奇韻自讀書課義外無他嗜也教者必以其道學者必以其道用力專取資富超于言象之外循循矩度之內今其爲文具在豈偶然之故哉往伯先文行天下余爲語弁之所以大者遠者伯先成進士服官言事偉然爲天下奇男子羽戢文復行

高子遺書

卷九下

四

天下復徵余言余惟羽戢好讀書無他嗜者也其體用備矣古之人大過人者無他好先王之道無世俗之欲而已是故一介取與視若泰山萬鍾千駟等之鴻毛惟其中有淡嗜者故物莫能奪也羽戢旣以好讀書無他嗜成舉子業矣所以成德者豈外于是言者業也行者德也不善言道者其文不工工于文者皆善言道者也能行其言之謂德夫伯先則旣行其言矣不三十年父子炳蔚宇內此謂天地至文羽戢勉之

去浮集序

夫言浮物也又欲去其浮則誰當存者說者曰聖人之道在六經裔爲諸子畔爲二氏學者不揆本而循裔甚且取畔道不經之談欲以和合聖道猶之治沙而融之于金知其不合矣亦去其非金者乎曰是猶浮言之也有兩人于此嗣其祖父之業一人焉去之四方荆棘之與棲異類之與處而忘其所有一人焉扃而衛之亟號于人曰吾守先世所有甘窮餓以死而不忍發也則其人智愚何如

高子遺書

卷九

下

五

哉聖人之道欲其存諸心見諸行文也者其所存所行者也韓愈曰吾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徐而得之也嗚呼彼其爲文如此聖人之道未嘗求之未嘗得之則六經猶浮也是扃而不發者何獨取諸畔道不經者之爲浮哉且吾見世之能名文章者苟其有所得于心則有所根柢乎其言而光必粲焉雖得之乎諸子百家猶然夫其得之于諸子百家猶然而況于得六經之道

者乎若曰制舉義以博一第百胡道之云則非知
言者也文乎哉浮而已矣余友張伯可刻去浮集
已屬張以登爲弁語而伯可欲并存予之說如此

拂雲齋書經社序

夫經莫尊于易然卦畫于羲皇而辭興于中古詩
起于商禮樂備于周春秋成于魯史六藝弗古于
書也書有四始焉言精一而立德者祖之言放勳
而立功者祖之言歷象山川而立法者祖之言典
謨而立言者祖之四始備而天下之道舉之矣學

高子遺書

卷九下

六

者習而不察也是故學要于知天聖要于憲天政
要于奉天言天者莫善于書通于天而書之義悉
舉之矣舉書而六藝一以貫之矣學者習而不察
也吾邑秦元厚氏開蓉湖之墅築拂雲之堂摘翠
九龍味腴二水集邑之俊髦談藝于中歷有歲時
成四書義若干首吾友薛以身旣序而傳之其書
義則以屬之不佞不佞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自
古志之大江以南莫盛于吳吳莫盛于蘇常蘇常
之專經而書者莫盛于吾錫故錫之先輩爲道德

爲勳猷爲氣節爲文章出于書者常多在今日則諸君子其卓矣夫書四始所具也三要所本也舉而措之天下裕如反之身而裕如吾且于諸君子觀書異日者功成而賦歸來乎棲巖隱谷所精一之旨其有味于九龍之白雲也夫

晉書送祁侯入觀序

己酉冬長洲令山陰祁侯入觀其門人王生瑞琦欲不佞爲語贈行不佞某曰夫祁侯所謂豪傑之士而學聖人之學者也其文章政事緒餘耳余不

高子遺書

卷九下

七

敢以祁侯之緒餘請敢誦所聞吾聞善學者仕而性地愈明善仕者學而物理愈徹何則天地之道爲物不二者也二之者妄也今夫天地之爲物則吾喜怒哀樂未發之謂而已矣視聽言動一如其本色之謂允執厥中聖人之道何其至易至簡而人自難之何也則以萬起萬滅之感觸之外萬起萬滅之私鬪之中也夫士出而仕宦仕宦而爲邑宰邑宰而爲通都赤縣其萬起萬滅者無極而有不失其本來者尠矣夫酬應之煩簿書之冗雖足

以疲吾之形神不足以奪吾之心志足以奪吾之心志者一官之得失而已于此一微則爲物格而知至于是好惡自正是非自明賞罰自當而于執中幾矣今侯入朝上言正起滅之衝而格致之地也儻于其本色者不令一念插入豈不浩浩乎爲天之徒其還而治吳民又何萬起萬滅者足攫其字哉不佞誦其所聞而未能者如此侯曰然然否否吾之所爲萬起萬滅者異于是吾方懼夫攻之不時民之不和而夙夜以思豈其計于一官不佞高子遺書

卷九下

八

則謂王生曰識之侯之所爲萬起萬滅者斯爲物不二者矣

送遲菴譚先生序

蓋不佞觀于人情之隱知甚矣人之自晦其心也今有人于此執而責之曰而非直士也則未有不赧然忤于色怫然怒于言以鳴其不然者也又執一人而責之曰而何不務任直惟險邪之是親亦未有不忤色怒言鳴其不然者也是未嘗不知此之爲是彼之爲非然而天下直躬者常十一直士

脆好諛之
情者能爛
好諛之情

之見棄又常十九何也膏梁之能養鳩之能殺也
夫人知之卒未有舍膏梁而饜飴者從其明矣
至于是非之實獨不然甚矣人之自晦其心也曷
爲而晦也曰勝于情也夫人之情皆好譽而惡毀
然又皆好順而惡逆名之曰直則喜而逆之以直
則又怒名之曰邪則怒而順之以邪則又喜是非
之真終不可晦者乘于好名之心而從違之實未
有不乖者陷于順逆之情也何怪天下直士常十
一直士之棄常十九則又何怪遲菴譚公之以王
高子遺書

卷九下

九

官去也譚公之師于錫諸生也見其非矩弗蹈也
見其非義弗取也守其官求稱其事執其職務核
其實諸生之言曰吾師乎使余日有程月有課猶
將膏膏以輔吾力之不遑其父兄之言曰吾師乎
使余子弟之晝有營夕有養今而始執業之有常
其胥隸之言曰吁吾手若絀吾足若鼻自公來而
吾無所用罟獲以漁獵人之短長縉紳先生之言
曰都厥訓孔嚴厥度用臧自公來而紅紫天麗不
見于士人之冠裳然一考而公竟以王官去矣則

邑之人皆相顧怪愕莫知其所所以然高攀龍曰嗟乎庠序之教其不可振也夫以余所觀譚公其操行方其取子審其當職也核所謂直躬者非乎然而下莫揚之上莫知之世之于公竟何如哉雖然今之君子患內信輕而外信重矣夫伸不伸者道也幸不幸者遇也人見絀之得孰知得之不必皆絀人見伸之失孰知失之不必皆伸與其遇而絀無甯伸而不遇與其絀而不遇無甯不遇而伸不務曠觀默識委運于大化信道于自成而欲斲方

高子遺書

卷九

下

十

為圓揉直為曲寘力于萬有或然之幸此庸眾所以本末失之若夫譚公所得不既多哉夫直士之棄于世也久矣亦何有于譚公

送陳二尹序

天子所與嘉惠元元自宰相而下獨有守令令更眾得人更難令所與相左右以嘉惠元元有丞簿尉而丞簿人益眾得人益難令所用丞簿尉凡貢監吏途三而吏途益眾人之出于其間得一官不勝其艱苦而上之人待之甚輕待之既輕其自待

不得不輕自待輕故上之人待之益輕未嘗有詩
書禮義漸涵之力以養其心而機詐權變又盡泯
喪其良安處于行險微倖之窟宅而以爲固然屹
屹然朝夕之所望與其父母妻子所以望之者不
過多得金錢至去其官也不以墨卽以老疾卽去
其粟中裝已可耀示妻兒了無所悔憾而民之視
其去也如豺狼蛇蝎之驅出其里亟須臾以爲悞
吾于其中求得其人有志自立不冒亡恥冒利者
不啻麟鳳矣而今乃得之繼洲陳公陳公之丞吾

高子遺書

卷九下

十一

邑也職水利故事水利丞督邑中陂塘則塘長歲
醵錢爲丞壽公一切謝去不顧則他可知也此非
吾所謂不冒冒利亡恥有志自立者耶亡何公願
以王官去去之日邑中小人之言曰惜哉陳公廉
而失其官也其君子之言曰美哉陳公去猶榮也
夫天下人情不相遠則公之歸于鄉將爲君子焉
必將曰善乎公猶以廉歸也將爲小人焉必將曰
惜乎公以空囊歸矣夫士無貴賤自一命以上皆
足以自立患在識趣卑而志不立人願爲君子之

所惜乎抑爲小人之所羨邪小人之所爲失者是
乎抑君子之所謂得者非邪以此較彼孰取孰舍
使陳公冒利亡恥能得其所欲而無悔憾于其去
其民視之如豺狼蛇蝎然又孰與今日由此觀之
天下未嘗無人上之人奈何輕待士陳公卽不遇
爲君子所與其得已多士奈何輕自待雖然公之
去也不以墨不以老疾以徵輸吳帛無厚幣厭中
貴人中貴人怒上言常郡幣惡天子切責當道當
道歸罪公卒以罷去嗚呼天下之財歸之墨吏墨
高子遺書

卷九下

十二

吏之財歸之中貴人卽吾錫以中貴人故奪其廉
丞天下又安可多得良守令天子與之嘉惠元元
哉

靖江令朱華陽父母考績序

蓋不佞知靖江朱侯之政久矣其民愛而吏良善
者有恃而不善者有桢賦不督而辦刑不弛而清
經界正水利修廢墜舉羣爭靜民之疾病者有養
文教蔚起千澤者知恥三年而政成余友都尉呂
君方治兵江上一日謂余曰子知侯之治民未知

侯之治兵也閱以時餉以時賞賚以時未嘗弁髦
武人咨諏詢度人得自盡焉余曰然先民有言軍
政與民事交重而俗吏不知侯知其大矣呂君曰
侯治茲邑三年報績最余將以一觴觴侯而藉子
手一言余曰微子言吾固將有言也吾見世之惜
侯者曰侯之才往者王司寇弇州先生實心儀焉
宐冠冕海內繡黻天子而顧以一令試卽令不通
都鉅邑顧以江上彈丸之地試斯豈非牛刀而雞
用鳥獲而舉匹雛哉嗟乎是知人之人而不知天

高子遺書

卷九

十三

之天也子不見場師之種樹乎髡其枝葉而植其
榦則樹茂矣不見良醫之治藥乎炮炙其偏氣而
存中和則藥聖矣故天之于人小任則小折之大
任則大折之任其自生植者非天所任也吾見世
之巍科膺仕者志氣靡于宴安情欲逞于順適吏
于通都鉅邑者精神疲于奔走機變熟于承迎往
往若入于陷穽乎獲中而不能自出今侯以一令
試令而以彈丸之地試儉其才使不得旁溢焉東
其氣使不得突發焉優而游之鍛鍊于人情事變

之中厭而飲之妙解于簿書期會之外所謂植其
榦而存其中和由茲暢茂扶疏投之所向無弗效
矣侯精易吾以易證夫爻屈則伸龍蟄則神侯之
發軔不以巍科膺仕所以屈之也不以通都鉅邑
所以蟄之也昔者張子房擊秦皇帝博浪沙中天
下震動其氣固足以吞吐四海滅裂天地而圯上
老人以一履狎侮之今茲江上彈丸夫亦侯之一
履也與哉呂君曰善乎子言天人之際也謹以爲

侯觴

高子遺書

卷九下

十四

陳志行八十序

陳公真佳
步以申韓
之迹行豈
弟之心

天下有不可一日無其人者故其人不可不壽今
夫天之覆物也地之載物也日月之照臨物也萬
物一日不得之則無萬物矣天下有高明博厚之
人其覆載照臨物也與天地日月同人自小之百
世有斯人而久長于世入必相與欣欣手額曰幸
甚哉斯人之有斯年也何者謂世之不可一日無
斯人也豈與夫焉能爲有無者可同日道哉吾同
年陳公志行則其人也人之生也周歲則祝之周

甲則壽之其後每十年一稱壽壽必有壽言佐觴其事起于宋以後或以壽言非古而欲廢之非也以壽言俗尚而徇之亦非也必其人生平足述始述于始壽之年必其人眾善日積始述于加壽之年謂可爲世訓也今年志行壽八十友人詣某所求所以壽志行者某曰是宜壽是所謂善與年積可爲世訓者也夫志行合確山令中牟郎司寇守湖州所至彪炳喧赫著于政事孚于人心頌于人口者世所共見聞也譬之于木其枝葉花實也請

高子遺書

卷九下

十五

言其本昔者孟子喜樂正子爲政不以強不以智慮不以間識而謂其人好善優于天下也志行乃所謂好善人矣故所至與善人相親善言入于耳而洩于行如舍矢然脫手而赴鵠矣此所以爲志行也猶之木中之春爲枝葉花實者也故居官而能福其民居鄉而能福其鄉世有善者不彰惡者不痺廢墜者不舉冤抑者不伸竊困者不恤志行聞斯行之不遺餘力世有邪說亂正如刪正罪知之屬志行爲正刪正罪罪知辭而闢之不遺餘力

世有不仁之事如滄子女屠耕牛之屬志行斤斤
勸戒之不遺餘力故曰世不可一日無斯人也往
者志行駸大用于朝念其母春秋高拂衣歸終太
夫人養會世局日變志行遂不出日孳孳爲善而
志行又善養生家言以間則晏坐吐納雅自康濟
故八十而神明不衰世所共幸斯人之有年也夫
志行壽矣子能世其家矣一門壽算稱盛事矣天
之與善人者信矣皆不足爲志行道也惟是生人
高明博厚之體與天地日月爲一物者是眞體也

高子遺書

卷九下

六

互萬古不毀者也而欲蔽之俗溺之見縛之人人
自失其長生者區區以一形爲戀百年爲壽已耳
志行好善日孳孳爲覆物載物之事其用日宏用
日益宏則體日益著年日益進則用日益熟將吾
之官骸神志悉鎔爲高明博厚之用而復其三才
不二之體是之謂無涯是之謂壽不以百千萬億
算數也非志行其孰能與于斯于是觴而祝之曰
海有時竭石有時泐惟此仁心與天無極子能保
之是曰人極

段幻然六十序

于今之世求天下奇才者吾必曰段幻然公何以言之曰公之才有本者也其寂也淳泓無朕時出也變化無方控御六合鞭笞四夷無所施而不可蓋公自見其一斑矣公令常熟常熟幸安無事公以廉平治之無所見奇無何以憂去服闋令輝縣是時河臣方治洩河令各郡縣供埽以萬計所費金不貲民方饑不堪當事督之急公漫不應久之至檄令對簿公挾一二蒼頭囊百金去洩河所治

高子遺書

卷九

下

十七

埽不旬日具入見曰如今具埽當事者怪曰何神也公爲言埽編柳束土耳幸被檄來辦河上省道里費十九又督供椿木公曰木非地產陸輸費百倍木以市便輸以水便自此至某所達河鑿所不達者較各郡縣輸木費不及十三當事者大喜曰以此借箸天下可矣縣歲禱通賦山積至某年大熟未穫公以征科不及格當降級輝民恐失公貸米商金輸官約以償米時石減金一銖公間召父老謂曰父老苦惡歲久矣幸有年柰何以賦故石

損銖金逐米商境外令民至冬勿易金盡輸米蓋
輝米旁郡縣所仰給也公白當路令旁郡縣仰給
輝米者以金及腳直來輝代爲輸省旁郡縣得輕
齎輝得厚直民以大懽輝盜藪公廉得其大首不
誅令舉所部盜所部盜至亦不誅令遞舉所部盡
得輝盜籍之官分攝各鄉盜輝無敢爲盜者他縣
有貴客出其途盜掠之當路捕盜急公召問諸盜
一人曰必某某也公曰何以知之盜出小冊囊中
指曰某近某地某日某夜不歸必爲盜也立捕得

高子遺書

卷九

文

盜歸貴客廩某縣有訟數年無能判者直指使以
公神明檄公鞫勒七日報其案盈牘公曰七日不
能竟案柰何竟獄第取初牘繹之曰易耳令吏數
十輩分伏郵舍中人給紙筆筆囚語公訊獄未服
令人稱使者至當返公攜囚至郵亭再訊未服復
稱使者至公出返兩造公楛置庭艸中不相望見
高戶闐如也其被罪者人人號冤未被罪者相語
曰固知事久必敗今果然矣舍中吏人人筆囚語
公歸啟之囚立服蓋民有鬪者暗中推殺兄誣鬪

者殺其兄也果七日報獄公間出其奇如此及入諫垣公一切持要以人才爲先擢其猥莠不肖者惴惴白簡之將及已共起中公大臣調羣情不念國家治亂而公不容于世公于書無所不讀尤好釋氏人謂公豪傑柰何好釋氏余曰不然若以釋氏別有道卽非道也道者人人本色人自迷之釋氏曲醒之卽吾聖人亦然公第謂釋氏奇耳公蓋入不二之門具不測之用吾故曰公之才有本者也豈世之馳騁浮氣漫當事者邪昔者徐文貞當

高子遺書

卷九

十九

國松坡畢公在言路舉朝嚴畢公甚于文貞議且出畢公于外文貞曰諸公畏之邪皆蹶蹑曰豈謂畏之黃門切直慮其府禍耳文貞曰不然吾亦畏之顧念人孰無私私必害公有若人在不敢自縱可寡過也聞者嘆服嗟乎安得文貞與之言幻然公哉宐乎以公之奇才當國家之急而不收其纖芥之用也今年公六十吾邑孝廉蔣君介如公所識拔士以一觴觴公徵侑言于某某何以壽公第謂公曰人之精神至寶也用之則輝煌宇宙不用

則退藏于密在宇宙則壽天下藏于密則自壽公
其自壽以壽天下

其大司徒修翁李先生七十序

或問大司徒李修翁先生于某者曰先生以科場
事抗疏救魏侍御而直聲震朝宇以鑷稅事誅諸
稅璫稅棍而頌聲徧海宇天下之人莫不曰使先
生入而秉計度支不虞不給乎又莫不曰使先生
入而秉樞庶爬垢剔蠹事有備而戎無生心乎又
莫不曰使先生入而秉憲是曰是非曰非國是其

高子遺書

卷九下

三

有定乎又莫不曰使先生入而秉銓直者舉枉者
錯俊傑庶幾在位乎又莫不曰使先生入而相天
子一宮府劑閭部順治威嚴可計日而臻乎今縱
不能盡如天下人所望何至攻之不遺餘力誣之
以絕無之事使國家無故自壞其長城天下曾不
得一被其膏澤今止赫然詔廷臣謂柰何遣我壽
耆其亟用以毘朕眾口復喻訛不休者則何以故
攀龍曰先生受毀之最深也正以天下人望之最
切也彼其疑先生者以爲若人用必不利于我夫

上言及此
李司徒蓋
非俗人

人之趨其利何所不至避其所不利何所不至則
其攻先生而誣之亦何所不至吾以爲皆天也非
人所能爲也往者土木之難于忠肅起而平之忠
肅以譖辟宸濠之難王文成起而平之文成以譖
廢鑛稅之難東南半壁天下幾糜爛于豺虎之吻
而先生屹然鎮之貽萬姓以衽席之安天下德其
大功故望其大用反以來多口蓋自昔已然又何
怪焉夫使之平虜難平藩難平璫難者天命也不
使之輔成聖主一代之治者亦天命也天之生至

高子遺書

卷九下

三

人也甚難其用之也又甚嗇豈獨嗇其用又從而
困折之至于無所容者何也天之意若曰斯人也
其有功于世如此區區富貴何足酬之而人猶莫
之酬也甚矣富貴之不足恃也又若曰斯人也其
有功于世如此宜念其功者人尸而祝之乃視之
蔑如也甚矣功名之不足恃也又若曰斯人也其
有功于世如此非有人焉掩其功奪其富貴安得
有一日之間乎甚矣間身之不易得也于是乎休
之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使其憬然念從本以來

先生自道
并以教人
然能傾者
難矣

有富貴乎有功名乎回視往日焦勞豎立如浮雲
之過太虛可啞然一笑然後其意念空精神固一
旦當天下大事無論富貴功名卽委身棄之無難
焉如四時然至冬乃益固之夫然後知天之所以
厚君子者張弛異宜不可得而測也今年先生壽
七十以家居而神益閒氣益壯天之所厚先生者
已見特未測其所以用先生者何若吾則以一觴
祝先生曰甯先生恇志于未始有物之先壽益進
于無疆無甯使世有大艱天乃以艱大投先生也

高子遺書

卷九下

三

與

繆仲淳六十序

余年二十五而友于丁子長孺一日長孺謂予曰
今海內有奇士繆仲淳者子知之乎余曰未也曰
其人孝于親信于朋友塵芥視利邱山視義苟義
所在卽水火驚赴之余嘆曰世有斯人乎越三年
忽遇于內弟王興甫所歡相持曰此爲仲淳矣當
是時興甫得異疾勺水不下盍諸醫望而走一息
未絕卽仲淳爲去其胃膈中滯如鐵石如拳者二

興甫立起肅衣冠陳酒肴拜仲瀉余驚曰聞君高義不聞君良于醫如是仲瀉笑曰吾少也病而習之頗得古人微處語世人世人不解也是日與仲瀉酒閒談說古今事絕不及醫仲瀉無所不妙解而後益信長孺言知仲瀉果天下奇士也又三年余以使事至家得仲兒日抱弄之兒忽得異疾殆矣一日夜半余夫婦淚蘇蘇相語曰是兒非仲瀉不活顧安所旦夕得仲瀉坐而且門者報長孺至余妄念曰得無仲瀉偕來乎倒屣出見長孺果偕

高子遺書

卷九下

三

仲瀉來果一藥而活是後余婦余長兒余壻余孫遞避危疾皆以仲瀉活于是余邑中不能知仲瀉能知仲瀉醫每仲瀉過余客武相接也余不厭晉接仲瀉不厭聒人以方寸紙授方治之無弗活而一時同志家所活無不如余家者今天子明聖輔政皆出東南士以爲千古奇會率獻其所學于廷冀吾君子堯舜吾相可臬夔皆以迂不入後先落職歸而東南士與西北異士歸田閒甘泉香稻皆有以自樂可以誦詩讀書養心繕性無富貴之慕

若果能爾
則仲淳益
高

然不能無疾病之苦兒女之憂得仲淳并免于二
者余常手額祝曰天生仲淳爲吾輩也客曰仲淳
一布衣遊諸公間甯無仄目乎余曰不然仲淳仁
者所至活人耳然吾見其間人之善如聽聲樂聞
人之過如聽詛訾聞貴人之名如寒之就水而暑
之就火夫超然于權勢是非之外人能舍之而人
疾痛號天號父母無可柰何號仲淳則立脫之矣
是天不能不庇之也然吾嘗語仲淳以中庸之理
仲淳心洞然如鼓應桴谷應響夫仲淳奇士胡以

高子遺書

卷九

下

十四

洞此嗟乎此仲淳所以爲奇也仲淳又精形家凡
山川隱見向背察之微茫渺忽無失又能詩能大
字熟于古今治亂邪正消長之機熟于兩兵相臨
勝敗之算吾嘗謂仲淳立廟堂爲一官之長未能
或之先卽佐邊陲隱然長城也顧不與一第天必
有所用之誠得溪山大谷二三同心聚書萬卷盡
魚其中相樂以老仲淳必有千秋之業而又不可
得天之所以用之者豈僅如吾前所云者而止耶
仲淳今年六十吾邑中凡爲仲淳所活者皆持觴

斐文人之
致

傷仲涓而謂余曰惟子知仲涓當有以佐觴余曰
天地之恆毀人者自毀成人者自成壽人者自壽
仲涓壽人多矣欲無壽得乎然仲涓洞大道之要
道無壽無不壽今吾冥心而會者千秋一息也開
目而視者千秋一息也茲觴也一息乎千秋乎觴
仲涓則千秋矣

雙山王先生八十序

昔者聖人惡鄉原之亂中行而名曰德之賊至于
過門不欲其入室攀龍少讀論語孟子竊疑聖人

高子遺書

卷九下

三五

大仁未嘗絕物何獨絕鄉原如是之甚而後縱觀
千古見士大夫巧于取富貴利達潛消天下正氣
而陰釀亂萌使人恹然圍其中而不自覺未有不
由鄉原又觀世之君子敦尚名節稍有益于風教
卒未有出于聖人所取狂狷二品而污世流俗所
最不能相容者卒未有出于狂狷二品于是乃知
聖人鏡理亂之源定取舍之極如此然狂狷亦有
似是亂真聖人又別白言之曰古之狂也肆今之
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蓋蕩則踰閑

前哲所未
發

身矣然令
何所爲

裂防與狷相反忿戾則是己非人與狂相嫉中行
之傲也似中行之鄉原託中行之說以譏狂狷狂
狷之傲也似狂狷之小人託狂狷之說而交相譏
似狂者不容真狷似狷者不容真狂于是分朋立
黨爲天下禍滋甚凡天下之亂每劫于似君子而
成于真小人似君子者中行狂狷之似真小人者
中行狂狷之反也吾于今之世汲汲焉思見真狂
狷久乃得之雙山王先生先生少爲諸生聲隆隆
黌序中有司且將貢于天子而先生有所不平于
高子遺書

卷九

下

五

時事慨然曰如此尚可仕乎遂棄去屏居不出筭
戒諸子不得復習時藝應科舉于是先生四十餘
年不妄出戶不妄見客不妄飲人一茗受人一錢
迪蹈仁義敦行孝友門庭之內禮讓相先有不率
教苦身責己必改而後已四方之士見先生者如
遊黃虞如揖巢許先生卽潛修衾影無所表見而
一炙其朴容莊服誠心質行合人氣銷意折有韓
彭遇之失其助班馬遇之失其文賁獲遇之失其
勇儀秦遇之失其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攀龍

蓋嘗再請于先生始得一接顏色登其堂領其言
論窺見先生大抵獨往獨來于宇宙之中不屑不
潔于君親之外其謬然自得狂也實則行常浮言
有所不爲狷也實則才足有爲是乃所爲古之狂
古之矜也哉今年先生壽八十攀龍復將求見先
生而一時同志錢一本顧憲成等俱詣攀龍曰爲
我輩觴王先生往時張禹孔光馮道胡廣之徒以
其媚世之術竊取卿相營營一生無異雞犬孰與
王先生蕭然自足于窳巷中而吐氣足以塞兩間
乃如此

高子遺書

卷九下

七

流風足以濯百世邪願先生長壽以示世人見聖
人所取狂狷之士卽不用于世猶足以砥柱一世
乃如此

二思毛翁七十序

晉陵有二思毛翁少爲世家子能持身謹度奉其
二尊人至孝失其父而自志曰怙思失其母而更
曰二思事兩兄撫兩弟情好無間與人交不爲脂
韋亦絕無城府自奉甚儉敝衣糲飯而客至必盛
爲具投轄交歡繼繼備至性好讀書居恆杜門據

世人信不
及

高子遺書

卷九下

三六

案尤好左氏春秋紫陽綱目及蔡氏書傳客有論
及者語壘壘不休矣少爲名諸生廩學宮已爲名
博士訓太平其居官如其爲諸生談說經史外無
一切媵阿纖曲調時諧俗之態以是得王官歸而
翁益自喜下帷讀書有三子皆諸生有聲今年辛
丑翁壽七十以仲秋二十五日爲懸弧之辰其女
夫馬君惟任進翁百歲觴而惟任與余交最深欲
以余言爲侑余謂造化之于翁良厚矣去其戴冠
束帶而與之散髮舒嘯林泉偃仰去其車塵馬足
高子遺書

而與之虛堂安几親朋晏談子姓旋繞去其簿書
期會而與之左圖右史低昂百氏揮霍千秋古人
云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豈易易哉或謂以翁之才
而不竟其用爲翁惜夫以翁之熟于古今成敗理
亂之數以之訓其子孫及于閭里塾黨甯非翁之
用而必以身試爲身安于素履心逸于無營神全
于機杜世之取于翁者薄而翁之得諸天者厚矣
而吾又有進焉翁篤嗜史吾卽以史計自有宇宙
以來入尚書者千四百十有二年入春秋者二百

每讀先生
壽言所謂
心如太虛
幻質之
變蓋見
公矣

四十有二入綱目者千三百五十有三凡此三千
餘年間如飄風流電曾不足以當翁一席抵掌至
所爲與天地爲昭揭日月而行者何物邪吾知翁
必曠然有會則由茲以至于終古一息耳彼夫耄
期之年又何足爲翁祝哉

薛守溪六十序

萬曆丁未河南薛守溪君壽六十培正吳伯子其
東牀之選也伯子與余有通家誼請余一言爲君
觴且言君世業農敦儉朴有古人風余曰君業農

高子遺書

卷九下

完

吾卽以農言壽可乎今夫五穀天生之地成之者
也然而耕耨之不以道灌溉之不以時則弗實再
種之而不甲埽夫人亦然天生之地養之而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是故仁則氣和戾氣不得而干之
義則氣正邪氣不得而伐之是所謂耕耨而灌溉
之道也壽道也豈惟壽于其身積之久將壽于其
子孫古之人取髦士必于農謂夫農致力勤苦不
見異物而遷其大朴有未斲伐者況夫又有善德
培壅之子孫必以詩書興猶之夫穀受氣旣充再

種之而甲坼繁頤也子以是觴君君必欣然有取
夫余言

龔舜麓六十序
天子萬曆三十六年歲曰戊申龔子舜麓年周甲
子謂高子曰何以觴我高子曰吾聞人得天地之
性以生有善而無惡故人之七情好善而惡惡此
性包六合而無外歷萬古而不搖其壽不可算數
計也人人有之而局于形亂于氣誘于物迷于欲
人人自失之而區區以一呼吸之附于形骸者爲
高子遺書

卷九

下

三

壽豈不謬與吾見子之好善惡惡往往不肯于正
人君子設有學問以養之無飢寒以亂之令此性
直而不闕融而不偏雖以子之藐躬將浩然塞乎
天地之間而得無算數之壽矣吾試與子持一觴
酒仰視大空見白雲時去時來俯視人世見萬類
時榮時瘁此一呼吸之軀亦如斯而已何足道哉
何足道哉凡情脫落則聖境現前無疆萬壽在此
一觴中也敬以爲獻

諸延之先生七十序

余兄事延之三十年餘矣延之年且七十人生六十始稱壽壽必頌其生平懿媿以爲祝君子曰是非古也俗之靡也風之諛也余曰亦顧其人何如果有道之士乎是有教焉事可傳也子弟可述也世可式也若延之其人也夫人少必有所業壯必有所樹老必有所養譬之于稼莪不以時雖有地力弗滋也耨不以方雖有天時弗培也穫不以候雖有人工弗實也人少則業詩書或以嗜好亂之則惰延之于書無所不誦雖至精熟必覆讀數百

高子遺書

卷九下

三十一

過故其書終身不忘爲文章令心手相習如原泉然浩浩乎出之無滯而後已孰不業詩書有如鳥之赴樹蠶之赴花酣嗜而無二念若延之者否人壯則樹名節或以富貴奪之則墮延之甫成進士糾御史房寰之詆海忠介公者司教中州正師儒之體于直指使者官儀曹糾東征之失算者居里中糾匪人之濫鄉飲賓者他事不可勝舉孰不一第有能見義如猛獸之必噬見不義如鷺鳥之必擊若延之者否人老則頤天和或不勝其欲自徇

焉而不恤其後延之體魁肥飲啗絕人念豐于形者嗇于神蚤歲卽斲慾飲酒必節禁肉食多茹淡故至老聰明不衰神氣加王居恆手不釋卷晚而好易孳孳編纂几案蒙塵庭艸蕪沒處之泊如孰不七尺有能奉保生之矩如岱華之不移遠傷生之物如砒鴆之不御若延之者否夫少而不自勵則無業壯而不自立則無品老而不自嗇則無年三者生人所共急而延之其法程也故曰有教焉事可傳也世可式也子弟可述也自吾事延之以

高子遺書

卷九下

三

來見其巨細期會刻晷不移信莫過延之者爲人緩急竭蹶從事厚莫過延之者朋友箴規領納無忤虛莫過延之者世局轉徙雲雨翻覆讒搆百端屹然中砥貞莫過延之者是皆教也古者五帝之養老也憲而不乞言憲者法也法之而已延之其人也與延之其人也與

先生嘗有書責延之晚節不終蓋在七十之後也生平自好一事敗之讀壽言使人樂爲善讀

責書使人履薄臨澹

清菴俞先生八十序

客有坐而談清菴俞先生者喟然歎曰士不必能
能不必遇先生博學能文章爲學士領褒而數奇
于一第僅得歲薦兩爲諸生師遂邑邑抱經世之
志于山林泉石之間以老今八十年矣夫舉一俞
先生而天下之爲俞先生者可知也造物者與其
才不庸其身何居高攀龍曰不然夫客亦小之乎
觀俞先生昔者聖門高弟如子路冉求之徒皆欲
以所長用于世至狂點不然春風沂水之趣飄然

高子遺書

卷九下

三

于事物之表夫子有慨于中吾與之歎其致思遠
矣夫夫子蓋嘗使開也仕至其平日所稱許則無
以加于顏曾閔子是三子者視諸侯大夫之門若
將浼焉然而聖人不聞一言以挽其獨往之志豈
其視三子在漆雕氏之後乎其後由之纓求之斂
爲瑕于千古而三子者不以其闕經世之用爲虧
于聖人之學然則自聖人而下天之厚三子至矣
夫龍逢比干厲皎皎之忠子胥屈原鬱憤憤之志
其流至于東漢諸賢欲以市井艸莽之議成一代

之事實究也身與國兩無裨焉于是馮道胡廣之
流我冠大紳高位厚祿藉口于委蛇用世之說埽
節義而盡滅之故隱淪之士甯蹈東海一邱一壑
誦詩讀書猶得以追游先王之餘化以盡其天年
而其法言法行不失爲後世之師範夫自聖人而
下自非大賢之才而汲汲于經世之功名者皆代
大匠斲也今先生卽不一第而其質行經學已被
服于高虞二邑之士不可謂未嘗試之及其退而
老于梁溪之上角巾布衣圖書琴瑟口不絕吟于

高子遺書

卷九下

三

唐室諸賢之韻語手不停披于百家自勒之名言
出以林泉爲家入與聖賢爲友今壽且八十聰明
倍勝飲噉逾加與先生齒驚謂先生之少于我也不
啻倍而少壯者又驚謂先生之強于我也不啻
倍蓋其風霜瘴癘山川之險旣未嘗外損其形而
人情物態機械之險又未嘗內損其神故先生之
所得于天者保之獨全天之所以厚先生者不至
矣哉嗟乎仕宦之足以奪人志敗人守也久矣故
君子以處爲常而遇合無心焉夫其處也無可以

爲處則顏曾閔子之不爲荷蕢丈人也者幾希今
先生之處也善矣又何必于用吾又何必以不用
爲先生憾于是客起而謝曰願以聞之先生當欣
然爲子加一觴遂以爲壽

俞毅夫先生七十序

萬曆辛亥雲間俞毅夫先生年七十其弟仲濟公
余之心交也徵言爲先生觴余曰凡爲觴者必有
以樂之吾于先生惡乎樂之頌先生之往者乎往
者旣往先生視如飄風行雲焉不屑也祈先生之

高子遺書

卷九下

三

來者乎來者未來先生視如儻來寄迹焉不屑也
爲詩歌文辭仙靈奇瑞之說乎詩歌文辭莫有工
于先生者仙靈奇瑞先生知爲文辭之緬藻而非
實不屑也吾惡乎樂諸吾揭先生所真樂者相與
樂之可乎夫人心何以不樂邪物入焉而膠則不
樂神出焉而鶩則不樂物無入也以其膠焉而謂
之入神無出也以其鶩焉而謂之出知其無入不
必爲扞也知其無出不必爲留也蕩蕩焉平平焉
正直焉目如其目耳如其耳心如其心四體如其

四體是之謂內甯君臣焉如其君臣父子焉如其
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焉如其夫婦兄弟朋友是之
謂外甯如是焉之謂天之道去其不如是還其如
是之謂人之道天之道無所加于人之毫末也人
之道無所損于天之毫末也未嘗生不必求佛氏
之無生未嘗不生不必求老氏之長生知其未嘗
有所于加有所于損之毫末也而贅毫末焉毫末
之累如邱山惡得而樂諸先生瞿然起曰異哉道
乃如是乎聖如是凡如是古如是今如是天如是
高子遺書

卷九下

三

人如是幽如是明如是吾求吾之所謂不樂者而
不可得也趣觴觴吾此之謂萬年之觴

靜菴華翁七十序

動靜者時也聖人以動靜不失其時爲良不偏言
靜也濂溪周子獨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
人極此所謂靜以不易者言是故于君爲仁于臣
爲忠于父爲慈于子爲孝于夫爲義于婦爲順于
兄爲友于弟爲敬于友爲信不易也是故在貌爲
恭在言爲從在視爲明在聽爲聰在思爲睿不易

王靜即在
定上見

念靜與氣
靜又如何

也是故人此爲仁宐此爲義履此爲禮知此爲智
實此爲信不易也聖人任萬物之縱橫變化不可
揣量其一于是而不易如五嶽之各居其方四瀆
之必赴于海莫能撓之是之謂中是之謂正是之
謂靜故曰易有太極若夫脫落世事超然物表淡
山茂林隻居無耦境靜而已澄湛虛明心冥太始
無善無惡騰騰兀兀念靜而已靜于境者不可與
于物宐而當天下之動靜于念者不可與于典禮
而善天下之動去主靜立極之道遠矣靜菴華翁

高子遺書

卷九

下

三七

以靜名其菴是有志于靜者也其爲人長者言色
有度喜怒無溢于人無貴賤老幼敬之如一于事
無巨細始終敬之如一講然穆然卽之者心醉意
銷是能靜者也余辱與翁之子潤菴君游以是知
翁今年翁壽七十鄭君商野徵余言爲翁壽余謂
壽之道莫若靜聖人曰仁者壽以仁者靜也然仁
知猶偏言故壽猶以數言之若得所謂不易者與
天地無始與天地無終名象所不能求算數所不
能及故至靜之靜靜不可得而言至壽之壽壽不

可得而言知至靜之靜而後能靜知至壽之壽而後能壽謹以是爲翁壽

浦震宇先生七十序

萬歷乙卯浦震宇先生壽七十其高第弟子某等若干人爲觴觴先生而徵言于某以爲侑某曰子知壽乎夫壽者假百年以爲萬古者也是故七尺者百年之物也一靈者萬古之物也一靈者何天地所以生生也無萬古之物則無百年之物無百年之物亦無萬古之物是故君子慎所以修之不高子遺書

卷九下

使乖戾之氣戕其生生之物夫然後一靈者壽而七尺者亦壽乖戾者生生之反也人率憑其戾氣戕其生機非獨學習失也蓋亦氣質使然故質美則性易徹質濁則性難開學習以修治其質而已質美者則不習而默符于道如震宇先生是已先生熙熙怡怡與世委蛇慥慥肫肫與物皆春與先生遊者不絲竹而樂不酒醴而醉不談經論學而歸之仁義澤如也蓋其氣質粹美生生之機流露盈溢卽先生不自知其所所以然是能不失其萬古

者以得其百年者不失其百年者以得其萬古者
故曰假百年以爲萬古吾歌以爲先生觴可乎歌
曰乾坤浩蕩兮春風融融室家其宐兮一畝之宮
一觴兮心如太空再觴兮氣如長虹三觴兮渾如
鴻濛先生醉且樂兮無窮

薛少泉翁七十序

薛翁所居負羣山面太湖其邨多桃李每春時爛
如錦幄翁嗜讀書家貧教授從之者輒異于常兒
人望而知其爲薛翁弟子涖諸生甚莊及其與人

高子遺書

卷九下

三

春風襲襲鄉里人皆樂與爲羣其季子用章文而
有行從余遊天子戊午翁年七十矣諸善季子者
爲翁觴而問言于余余往者知翁嘗疾甚幾殆其
伯子禱請身代至虔翁忽夢神示奇兆竟奪孝子
而壽慈父吾嘗謂天地間惟生機相摩相盪爲不
可致思故鳥之伏卵木之接枝或同氣而運于各
質或異質而聯其一氣所謂摩盪之神聖哲所不
得而知也夫孝子一念精虔立祛翁久嬰之苦續
其方新之氣若吹噓而輪灌者然抑何異也然則

用章所以壽翁者易矣夫子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父母其順矣乎此人人所能也故衡門泌水至適也稻梁菜鮭至味也好合和樂于妻子之間至真也今舍其人人所能而求不必得之事甘珍未備謂不足以養親聲色未侈謂不足以娛親章服未備謂不足以榮親親以是期其子子以是歎于親若有物繫于中卽有山水之致景物之和家庭之聚樂弗樂也是謂棄真取僞彼其僞者又安有摩盪之神吹噓灌輸于一氣

高子遺書

卷九下

早

之中召吉祥善事哉用章之壽翁壽以真者而已爲之歌而觴翁曰山寂寂兮湖水洋洋林密密兮茅屋淡藏有士兮秉德孔良衡門兮晝閉琴書兮連牀傾筐兮紫芝方熟兮黃梁一飽兮鼓腹緩步兮虛堂鳥嘯兮花放月來兮酒香子孫兮趨庭笑語兮義方一榻兮偃仰心豫兮體康山長兮水遠人壽兮無疆

馮敬山翁暨錢孺人伉儷七十序

人之靈于萬物者必有所貴得其貴者匹夫而可

建天地一事而可俟千古故曰不朽不朽之謂壽
言形壽者溺其旨矣今夫人必有置其身者五倫
身所置也不置于彼則置于此欲一日離之不可
得人之異于萬物者以合五者而成身其貴于萬
物者以合五者而成道道之所在如鑛之成金不
可復滅故曰不朽此壽之說也吾邑有馮子文九
從吾遊久矣葢志古人之道者也其尊人曰敬山
翁曰錢孺人皆有過人之行翁旣委禽于孺人孺
人目忽瞽兩家議罷姻事翁曰旣已爲吾婦而不

高子遺書

卷九下

四

娶誰爲非其婦而娶耶亟止罷姻議無何孺人得
良醫曰復明人以爲德感于後翁室有筵孺人視
之一體筵生子孺人視之一體翁落拓不事產又
不吝兄弟間推讓交知間施于家以壁立孺人一
切拮据苴補而罅室之子三人教之以義環堵之
室藜羹煥飯感容不入于屑慨息不出于口人人
充然意得也今年翁與孺人偕壽七十翁敕其子
曰慎毋以吾年間里中令里中長者車塵吾席門
也文九等謹受命而私于不佞曰時見賓無能以

世俗歡歡兩尊人而世俗歡亦非兩尊人所歡藉
手先生一言子婦執濁醪敬共而稱之膝間可乎
不佞曰然子之尊人有過人之行所謂匹夫而建
天地一事而俟千古者也子不見天地之化乎天
地之化以貞而固故貞而復元凡冬蓄之旨不易
腐敗以其貞也其在人一念秉持不逐凡情者是
矣故誓可娶也二女可同也夫婦正而父子兄弟
之儀不忒矣道之所貴也吾歌以風世矣乃歌曰
衡門兮靜而杳益卉爲囿兮盎水爲沼朝暾上而
高于遺書

卷九下

星

融融兮夕月來而噉噉有人兮于于兄弟翁妻子
合一室之內有以自娛彼富貴而笑毋乃爲此拘
拘文九等觴而陳之翁與孺人翁乃軒髯而笑曰
有是哉吾父父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而油油
于此也一日而稱千秋也可云凡
應峰王翁七十序
應峰翁年始耆諸知交謀所以壽翁者問于攀龍
攀龍曰翁夙講長生之道請言長生夫長生者天
地之道也天地之道變易者其不易者也不易者

其變易者也古之至人以變易成其不易以不易
貞其變易故與天地同其無疆非呼吸吐納之謂
也夫人自少壯而老身體膚髮日遷日謝變易矣
而心不易也夫人之心思營爲萬起萬滅變易矣
而性不易也何謂性于五德曰仁義禮智信于五
事曰恭從明聰睿于五學曰親義序別信千古而
上千古而下不易也吾以萬起萬滅者注之于是
而不二焉是爲以變易成其不易久之而熟道義
成性向之萬起萬滅者轉而爲萬變萬化之妙是

高子遺書

卷九下

聖

爲以不易貞其變易夫人之夢也其遊魂能視能
聽能言能動無質無體與有質有體者不異焉然
遊魂爲變變而不可知者以其昧而不靈至成性
而遊魂始靈故大人通晝夜而知與天地合德日
月合明天地日月變易而吾不易也故長生者非
形軀亦非仙家所凝氣之精英是皆屬於變易而
非不易也應峰翁篤于人倫勤于問學年七十而
修不替是將道義成性者也是真能長生也咨曰

善謹以爲翁壽

鳴陽伯兄六十序

萬曆戊午伯兄鳴陽年周甲子余及諸弟五人兄之子五人諸弟之猶子十有五人兄之孫四人猶子之子十有二人少長咸集蓋高氏之族萃是矣進而颺言曰兄家之冢也宗之尊也吾儕豈惟是一觴一祝修世俗之具哉要以鬯和志燉陳戒示則爲吾宗無疆之休其各言吾兄所以壽于是諸弟皆欣然起曰請對其質先君子勤生儉食承先裕後吾子孫世世法則也惟兄守之是其神守而

高子遺書

卷九下

習

不佚矣壽之道也家之則也余曰然未也曰吾聞積鉞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盈倉箱言乎百得之得于一約也惟兄約于口未嘗侈其奉約于體未嘗侈其服約于婚嫁未嘗侈其用約于燕遊未嘗侈其具是其神約而不鶩矣壽之道也家之則也余曰然未也曰吾聞蟻穴之細可潰河防蠹啄之微可什柱梁言乎百矢之失于不慎也惟兄慎于出入其戶闕如也慎于臧獲其人欽如也慎于交與戶屢泊如也慎于放利什一芟如也是其神慎

而不漏矣壽之道也家之則也余曰然未也曰吾聞危封王不如安眠牀憂倉羊不如樂飲湯言乎自適者之不存于富貴也惟兄一丸之庭不虛四時之卉也一葉之艇不虛四時之興也一味之旨不虛盃簪之樂也一夕之飲不虛嘯歌之致也是其神適而不措矣壽之道也家之則也余曰然蓋有其本以吾見兄仁心爲質虛以下人渾乎元氣之醕穆乎太古之璞鞭笞幾廢于家聲色不徵于邑所謂耕之耨之治其方寸之田者乎是將壽其

高子遺書

卷九下

四

身壽其子孫以壽吾宗于無窮也夫天下之生久矣卽吾祖宗遞傳至先君子一人耳未百年已四十有二人由此而之豈可量也士之貧者十而八九卽素封之家迨其子孫萬析而千千析而百百析而十岌岌乎不支矣子孫復以驕心侈念乘之甯知所稅乎故兄之則戶可守也守兄之則人可自樂也喬木之門百世不易姓可矣是曰無疆之壽諸弟皆曰甚哉兄之善言壽也不可無以示來者乃系之詩曰九龍之山下有二泉其出一掬其

流涓涓放于五湖浸日黏天人亦有言百福之淵
匪由于他由于寸田惟此寸田禾黍芊芊是穠是
蓂必逢其年太和之世晝作夜眠衡門之中一琴
一編人亦易足何爲物牽生之以勤用之不愆守
而不失可以得全有如不信視彼原泉涓涓之流
終古永傳于是胥詣兄歌而進百年之觴

鳳池馬公七十序

代撰

民生于三自古志之矣今世號爲人師者少而授

句讀已則爲偶句爾已則口訓經義握管雌黃其

高子遺書

卷九下

吳

所爲課藝爾豈其遂與君我生我者等邪孔氏之
門無論三千人卽七十子不彬彬道藝哉迺夫子
曰回也視予猶父也蓋儼然子之矣自回以外無
間焉則其義何居夫師弟子之間果其如父子相
視也則遂與君親等誰曰不然然而先王設爲五
品之教朋友之交列焉而不及師其義又何居噫
聖人若已懸見萬世之後其所號爲師如世俗所
稱者比比而其相視爲父子者百千不一二焉故
由前則等之爲三由後又不列之于五也而孰知

非師而父
乃師而母
故清

百千不一二者獨得之于鳳池公方余三兒之幼
失其母也長者仲者方髫少者在抱蓋瑩瑩焉莫
之依而後先受業于公公爲字句之駢偶之以迄
于伊唔爲博士家言靡匪公口吻授也飲啖時之
寒煥時之勞逸時之迄于纖悉端委靡匪公之深
念而周體也六暮而入塾俄而成童俄而弱冠而
成室靡旦夕不與公周旋也余蓋時感焉念三孺
子爲無母也者孰顧孰復之則尋自慰曰馬師在
無恙也卽三孺子一切所需則皆曰以告馬師無

高子遺書

卷九下

聖

恙也屈指蓋于今四十餘年師之所以視弟弟之
所以視師如一日也而公壽且七十不佞無似謬
與公齒齊三兒益喜不勝緘來白下告曰三子視
馬師猶父也而壽亦與吾父等非吾父莫能壽馬
師余愴然寄語曰而翁之有斯年亦馬師力也當
而失恃時余外掣于宦內掣于而等非馬師使余
無而等愛且立槁則余何以壽馬師抑余有悟于
生之理矣大塊之間一氣氤氳而摩盪萬分之爲
人身氣長存則長生而無所以滑之耗之搖之則

長存故惟瀆龐敦重之士能之馬師非其人也邪而之少也非馬師莫安馬師之壽也非而等莫安其務所以安馬師者庶無愧先王民生于三之義哉

馬母林孺人六十序

蓋孺人有子曰惟任與不佞等託肺腑交萬厯辛卯孺人壽始周其甲于是王生等若干人謀所以壽孺人不佞颺于眾曰今夫世俗所以爲人壽者必期其年非所爲蓋耄期頤與彭聃齊算乎則皆

高子遺書

卷九下

哭

曰然爲人子壽其父母者必期其子非所謂組圭軒冕帔珈錦綺乎則皆曰然爲人子而壽其親爲人親而壽于其子者必鳴其事之盛非所謂鞞臂曲膝饋漿醕爵乎則皆曰然曰夫然則其事之不可必者懸之造化不因吾言而得不因吾不言而失事之可必者又不出家庭子職之常而可以無言請言其至者余聞惟任生十有四年而失其先大夫竹崖公也當是時孺人以庶母臨其諸嫡子而惟任以幼弟事其諸長兄使孺人諸所不平于

中輒以亢心憤氣行之未有不以剛敗者也孺人所舉二子其少者方呱呱在抱使孺人戀戀形影之情以响濡爲愛勤瘁爲不忍使二子幼無所教長無所習不如今日諸君子所以稱說惟任兄弟者是又以柔敗也而孺人皆不然孺人所謂融剛柔之德而時出之者乎今惟任學旣成將用于世余亦遂以其說進今夫高明之士可與入道然往往很愎自用狎侮不恭薄經常而崇異端之說駕意氣而縱血氣之私是皆以剛敗者也而沈潛之

高子遺書

卷九下

兪

士則又隨物變化與俗轉移是非鬪之于內物交引之于外依違兩可牽役萬端尺寸不能自洩是皆以柔敗者也惟任反其道以柔心遜志精揆仁義道德之與以剛腸強力戰勝紛華靡麗之交卓然朗然淵然澄然使天下聞且見者皆曰是馬大夫之孤也是嚴父所不能得諸其子而孺人得于大夫背棄之後者也則孺人之聲施不朽而爲壽不旣無疆哉若夫世榮者惟任所能自致而彭聃之算固天所以報孺人不藉言矣眾曰至矣言乎

爲孺人壽莫善爲惟任壽孺人莫善于是乎書之
顧母華孺人六十序

人生受氣有厚薄得數有修短罔不在厥初愚者
不察其原謂欲去可畱旣去復有輪轉于是佛氏
乘而入之天下半入于中而生民之財用十五耗
之于此惑弗可解也已友人顧嗣得之母華孺人
亦雅好佛于是孺人生六十年矣精神安彊不衰
說者或歸佛力焉高攀龍聞而解之曰豈其然豈
其然夫孺人非溺于佛者也佛亦烏乎能壽客曰
高子遺書

卷九下

五

何哉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于是有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朋友之倫得全爲存失全爲亡佛一切棄
絕之是其形色存而天性亡矣至其徒之最愚者
并其形亦戕之或自焚以爲化或飼虎以爲慈或
投崖以爲捨身種種俚鄙以陷愚俗是率天下爲
殤子者佛也佛身乎壽今夫孺人之歸曾泉君及
奉君之二尊人也鄉閭之人皆能言之克稱婦矣
其教嗣得諸昆季也彬彬乎可徵見克稱母矣凡
人倫之大孺人無愧焉而佛能之乎夫佛絕人倫

真好善不
好佛若好
佛非好善

遺世事者也孺人卽髮種種乎家內外一切持之
井井時其贏絀劑其寬嚴有謂曾泉君嗃嗃治之
不足孺人不聲色而帖然佛能之乎吾故曰孺人
非溺于佛者也曰何以稱孺人好佛也曰孺人好
善非好佛世俗見佛以慈悲爲敎率稱善者曰佛
孺人勤行善故遂蒙好佛之名而弗察也然則孺
人之善得之于性而非得之于佛善者天之所壽
則孺人之壽得之于天而何佛之云誠以是說也
從容陳之孺人將迨然得其本心而又安知有所
高子遺書

卷九下

五

謂佛哉于時嗣得若諸友皆當于心曰善子之言
孺人也請以爲壽

秦母顧孺人七十序

余與伯兄雲翔交于秦文成兄弟間則嘗聞其尊
人少山公治家纖嗇勤苦歷艱難而不挫其業每
亟稱之以爲吾邑當三吳孔道居聲譽之區其民
習見侈靡往往危成危毀無雲初之積秦又望族
始未嘗不完璞純素而後漸雕斲也是宜表其纖
嗇勤苦者訓卽矯之小過不害少山公有五子其

非出于元妃而出于顓孺人者曰文成文裕文成
爲名諸生文裕以貲郎再遷佐江右藩臬兩君學
專其業仕能其官是爲子克家而滋大少山公緒
矣今年孺人壽七十凡爲兩君之友皆謀所以壽
孺人而謂余宜一言余曰壽以觀養也不養無爲
貴壽也養有二其上曰志養君子之所貴也然天
下盡尹彥明之母也而可其不然者伐檀河干之
歎士人不免焉况婦人乎次曰祿養世俗之所貴
也然有母尸饗無論不堪其爲子至夙夜無寐母

高子遺書

卷九下

七

之思又不啻什百于其子也故廬江之檉子有其
母矣君子猶以爲未綿上之歌母有其子矣君子
猶以爲怨今文成君尚在潛陽雲蒸霞變交睫不
可知然而孺人得有其子怡然五畝之宮文裕君
又將徵天子之寵于其母兩君如左右手有出者
可與安河清之樂有居者可與分將母之憂孺人
何以得是曰在鵲巢之詩夫鵲巢言夫人之德也
鵲則有巢而鳩居之國君有家而夫人則居之其
居之也德足以宜之也少山公之貽其子也以織

慮慮以明諸心禮義以守諸躬自鄉黨自好而上
至爲賢爲聖率由之先生當皇明始興復歸于錫
迄今二百五十年子孫繩繩不替甲于他族水之
放海者發源必遠木之干霄者植根必深讀茲集
者觀其瀄龐敦樸之意可以知其源與根矣得此
而弗失雖與天地無終極而存可也其八世孫繼
祚重刻茲集廣布族人是能慮者也是能得而弗
失者也

默石翁劄記序

高子遺書

卷九下

五

歲己酉潛江朱翁默石來東林越七年乙卯再至
其于學益孜孜焉曰吾老矣吾求所爲吾之歸宿
者印之四方庶不謬乎予聞而竦然曰嗟世之人
懵懵而生懵懵而死已爾孰有知其歸宿者易有
之曰原始反終夫其所爲始者是其終也夫其所
爲終者是其始也原則知始我之始生有何物乎
反則知終一念反觀何物爲我乎故原始反終者
大明終始之要也夫然後知人心之日增日益者
皆逐流而忘其原日馳日驚者皆一往而不知反

如旅人畢世栖栖而莫知底止也悲夫翁曰吾比者恍然見是焉吾由此而之庶不謬于所歸乎于是出其所爲筆記若干首示予曰吾又多乎哉今而往吾默如石矣子曰翁知默乎言亦默也使夫世之懵懵者由翁之言知翁之默而人得所歸也又豈多乎哉

嵩臺集後序

多得此丞
爲令天下

嵩臺王公佐令吾錫旣二載庚寅一攝行令事于是訟者無不燭之情盜者無不暴之隱公又以其

高子遺書

卷九下

卷九

皆此丞天
下治矣

間練兵壯餼者無不稱之事置義冢死者無不藏之骨冰心湛于方掬之間苞苴卻于百里之外一時臺使者以下不曰公丞也而如其所以視令其民不曰公丞也而如其所以嚴令一日公出其所爲律判若干條示余余旣竟讀作而起曰嗟乎是律之意也夫律未嘗一日不在矣然而上欲民之出于律也而下所以入之者愈不勝其多上欲民之入于律也而下所以出之者愈不勝其巧何居知律而不知所以律也今公之于民必有悞然而

無所忤之心故民之于公必有肅然而不敢犯之心此肅然而不敢犯之心豈得之尺箠間哉所從來微矣以余觀于公氣盛而鎮才辨而捷儻令公睨而自雄曰一丞何當我哉則未有不弛然自廢者又不然而曰卽文無害乎世孰能知之亦未有不弛然自廢者吾不知人之視公何如矣故曰士之才苟出于誠大用之則大效小用之則小效夫律也律己而律人者也成人有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皋將爲宰而遂衰之成人曰兄則死而子皋高子遺書

卷九下

五

爲之衰嗚呼此所以爲律者也王公得其淡哉

事物別名序

吾邑有復初盧子嗜讀書喜爲編彙彙必成書爲韻家字家書手自楷錄揆技訂讐于毫毛同異之間一日梓其所集事物別名示不佞不佞謂之曰子之于書可謂勤矣亦嘗遊于物之初乎夫天吾安知其爲天地吾安知其爲地人與禽獸艸木吾安知其爲人與禽獸艸木其初何名之有名賓也天下之生久矣文煩而名日增賓紛而主益亂子

又從而別名之是猶以手指日而又指其指以爲日也不旣多乎雖然天地之道一而一不得不兩不四不八八不得不引伸而萬不萬則一者息吾不能使物之不萬而又身乎惡其名吾聞之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子知夫名之名吾欲使子觀無名之主昔者聖人之作易也繫乾曰元亨利貞元亨利貞天之名也夫子翼之曰仁義禮智是又其別名也不甯獨易六藝皆是物聖人別名之使人思也子知夫無名者而名者皆別矣獨是編爲別名乎哉盧子憮然曰吾過矣吾過矣善吾子之發吾覆也請書之以示別名之微意

高子遺書

卷九下

五七

高子遺書卷九下終

邑後學侯家鳳校字

